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河防一覽卷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吳裕德

謄錄監生臣龔秉震

繪圖監生臣孫大儒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十一

河防一覽

地理類四 河渠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河防一覽十四卷明潘季馴撰季

馴字時良烏程人嘉靖庚戌進士官至總督

河道工部尚書兼右都御史事蹟具明史本

傳季馴在嘉靖萬厯間凡四奉治河之命任

事二十七年著有成績嘗于萬厯七年工成

時彙集前後章奏及諸人贈言纂成一書名  
塞斷大工錄既而以其猶未賅備復加增削  
輯為是編首勅諭圖說一卷次河議辨惑一  
卷次河防險要一卷次修守事宜一卷次河  
源河決考一卷次前人文章之關係河務及  
諸臣奏議凡八十餘篇分為九卷明代仰東  
南轉漕以實京師又泗州祖陵逼近淮泗故  
治水者必合漕運與陵寢而兼籌之中葉以

後潰決時聞議者紛如聚訟季馴獨力主復  
故道之說塞崔鎮隄歸仁而黃不北築高家  
堰黃浦八淺而淮不東創為減水順水壩遙  
隄縷隄之制而蓄洩有所賴其大旨謂通漕  
于河則治河即以治漕會河于淮則治淮即  
以治河合河淮而同入于海則治河淮即以  
治海故生平規畫總以束水攻沙為第一義  
考漢書載王莽時徵治河者大司馬史張戎

已有水自刮除成空語是借水刷沙古人已  
露其意特從未有見諸行事者季馴乃斟酌  
相度神而明之遂永為河渠利賴之策後來  
雖時有變通而言治河者終以是書為準的  
閻若璩潛邱劄記有與劉紫函書曰考萬厯  
六年潘司空季馴河工告成其功近比陳瑄  
遠比賈魯無可移易矣乃十四年河決范家  
口又決天妃壩二十三年河淮決溢邳泗高

寶等處皆患水災天啟元年河決王公堤安  
得云潘司空治後無水患六十年大抵司空  
成規具在縱有天災縱有小通變治法不出  
其範圍之外故曰河防一覽為平成之書云  
云若璩居於山陽於河渠利病得之目睹斯  
可謂平情之論矣乾隆四十五年七月恭校

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河防一覽卷一

明 潘季馴 撰

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潘季馴近年沛縣迤北漕河屢  
被黃河衝決已經差官整理恒恐河勢變遷無常漕河  
不時淤塞有妨糧運今特命爾前去總理河道督率管  
河管洪管泉管閘郎中賈外郎主事及各該三司軍衛  
有司掌印官守巡并管河副使臨清沂州大名曹濮等  
處兵備等官時常往來親歷多方經畫遇有淤塞去處  
務要挑濬深廣其黃河北岸長隄并各隄岸應修築者  
亦要著實用工修築高厚以為先事預防之計凡所屬  
地方遇有水患即便訪究水源可以開通分殺并可築  
塞隄防處所嚴督各該官員量度事勢緩急定限工

程久近分投修理一應合用工價人夫橋草等項查照該部題准事理行令所在軍衛有司斟酌調用敕內該載未盡事理俱聽爾便宜處置若事關漕運者與各該撫按官計議而行事體重大者奏請定奪承委官員果能勤勞幹理著有成績爾即薦舉擢用其不遵約束乖方誤事及權豪勢要之家侵占阻截違例盜決河防應拏問者徑自拏問應參奏者參奏治罪每年終照例將挑濬修築過河堤并用過夫料數目造冊畫圖貼說具奏爾為憲臣受茲專委尤須竭忠盡力悉心區處毋或因循怠玩虛費財力責有所歸爾其慎之故敕嘉靖四

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敕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潘季馴近年沛縣迤北漕河屢被黃河衝決已經差官整理但恐河勢變遷無常漕河不時淤塞有妨糧運今特命爾前去總理河道督率管河管洪管泉管閘郎中員外郎主事及各該三司軍衛有司掌印官守巡并管河副使臨清沂州大名曹濮等

處兵備等官時常往來親歷多方經畫遇有淤塞去處  
務要挑濬深廣其黃河北岸長隄并各隄岸應修築者  
亦要著實用工修築高厚以為先事預防之計凡所屬  
地方遇有水患即便訪究水源可以開通分殺并可築  
塞隄防處所嚴督各該官員量度事勢緩急定限工程  
久近分投修理一應合用工價入夫橋草等項查照該  
部題准事理行令所在軍衛有司斟酌調用敕內該載  
未盡事理俱聽爾便宜處置若事關漕運者與各該撫  
按官計議而行事體重大者奏請定奪承委官員果能  
勤勞幹理著有成績爾即薦舉擢用其不遵約束乖方  
誤事及權豪勢要之家侵占截違例盜汶河防應拿  
問者徑自拿問應參奏者參奏治罪每年終照例將挑  
濬修築過河隄并用過天料數目造冊畫圖貼說具奏  
近該科臣建議要將總理河道兼提督軍務山東濟寧  
各臨近地方南直隸淮揚潁州徐州山東曹濮臨清沂  
州河南睢陳北直隸大名天津各該地方聽其督理各

兵備道悉聽節制務要防護運道以保無虞如遇盜賊  
生發即便嚴督該道率領官兵上緊緝剿毋致延蔓如  
各官若有縱寇貽患者指名叅奏處治爾為憲臣受茲  
專委尤須竭忠盡力悉心區處如或因循怠玩虛費財  
力責有所歸爾其慎之故敕陸慶四年月日  
皇帝敕諭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潘季馴近  
年河淮泛濫為害運道梗塞民不安居朕甚憂之已屢  
有旨責之地方官經理奈無實心任事之臣動以工費  
艱鉅為解又當事諸臣意見不同事多掣肘以致日久  
無功今特命爾前去督理河漕事務將河道都御史暫  
行裁革以其事專屬於爾其南北直隸山東河南地方  
有與河道相干者就令各該巡撫官照地分管俱聽爾  
提督爾宜親歷河流所經會同各巡撫官督同各部屬  
司道等官悉心協慮講求致害之因博采平治之策備  
查草灣口何為既開復淤及今作何開通全淮水何為  
南徙不復及今作何疏導徐邳河身高並州城何以疏

之使平黃浦崔鎮等口久塞無功何以築之使固及查  
諸臣歷年建議有行奏疏逐一勘議要見老黃河故道  
應否開復清桃正河應否挑濬高家堰寶應隄應否修  
築小浮橋新街口可否濟運應否加挑又徐邳以上地  
形南昂北下恐隄防一潰勢必奔流北徙將為閘河之  
梗亦要審其孰為正河孰為支河孰為合河或正而當  
厚其防或支而當殺其勢或合而當分其流一併勘議  
詳妥奏聞區處合用錢糧及選任司道等官俱許以便  
宜奏請給發委用功成之日通將效勞官員一體分別  
陞賞如有抗違不服及推諉誤事者文官五品以下武  
官四品以下徑自提問應奏請者奏請定奪其提督軍  
務事宜查照河道衙門原管行事爾候事寧之日奏請  
回京朝廷以爾諳習河道素有才望特茲重任爾尚殫  
忠籌慮盡力區畫俾河漕無梗塞之虞人民免昏墊之  
苦必有懋賞以酬爾功毋或畏難憚勞隱忠不效及苟  
且塞責有負委任爾其勉之慎之故諭萬曆六年三月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三

初十日

皇帝敕諭總理河漕兼提督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兼  
工部左侍郎今加太子少保陞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左  
副都御史潘季馴通者河淮泛濫濬治罔功運道有梗  
塞之虞民生淪墊溺之患疇咨俾乂僉曰汝諧爾乃殫  
任事之忠誠而持之以果斷運亨屯之幹畧而出之以  
恭勤躬親胼胝之勞力主隄防之策東散漫之流而循  
故道借奔衝之勢以滌新淤使全河復合于淮而二瀆  
並趨于海以水治水計慮出于萬全知人任人率作先  
乎衆職庶幾灑澤濬川之智允惟利民益國之勲有臣  
若時厥惟良顯茲科臣覈實聞奏式獲朕心特加爾太  
子少保陞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暫留河道  
經理庶一子入監讀書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仍賜  
敕獎勵以示眷酬於戲懋功懋賞朕弗忘優渥之恩善  
作善成爾尚圖永終之績服予嘉命勿替初忱欽哉故  
諭萬曆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皇帝敕諭都察院右都御史潘季馴該科臣建議先年河道原設有總理大臣近年裁革分屬各該巡撫官兼管事權不一目今河患不常工程重大要將原官復設簡擇熟知河務任事大臣管理該部議覆相應茲特命爾前去總理河道駐劄濟寧州督率原設管河管洪管泉管閘郎中員外主事及各該三司軍衛有司掌印管河兵備守巡等官將各該地方新舊漕河并淮揚蘇松常鎮浙江等處河道及河南山東等處上源著實用心往來經理遇有淤淺衝決隄岸單薄應該幫築挑淺去處務要先事預圖免致梗塞并查先年工部題覆事宜一一著實舉行合用人夫照常於河道項下附近有司軍衛衙門調取應用其各省直歲修河工錢糧悉聽通融計處動支所屬大小官員果能盡心河務功績昭著者獎薦擢用敢有不服調度怠玩誤事及權豪勢要之家侵占阻截并違例盜決河防應拿問者徑自拿問應叅奏者指名叅奏其餘開載未盡及河道緊要事宜悉

欽定四庫全書

河防一冊  
卷一

聽爾便宜處置其有干漕運撫按衙門事體公同計處  
重大者奏請定奪每年終將修理過河道入夫錢糧照  
例備細造冊畫圖貼說奏繳其南直隸淮揚潁州徐州  
山東曹濮臨清沂州河南睢陳北直隸大名天津各該  
地方軍務亦聽爾兼理其各兵備道悉聽節制務要防  
護運道永保無虞如遇盜賊生發即便會同各該巡撫  
嚴督該道官兵上緊緝剿毋致延蔓若兵備各官縱寇  
貽患者叅奏處治爾為重臣受茲委託須殫心竭慮輸  
忠效勞務俾河道安流糧運無誤斯稱委任如或處置  
乖方以致誤事責有所歸爾其欽承之毋忽故諭萬歷  
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陵圖說

東

北

南

清河縣

大黃河

黃淮交會處

通濟閘

淮河口

沙湖

萬家湖

泥墩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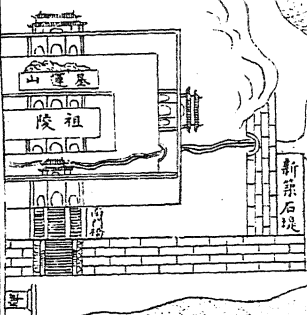
旱陵湖

洪澤湖

女子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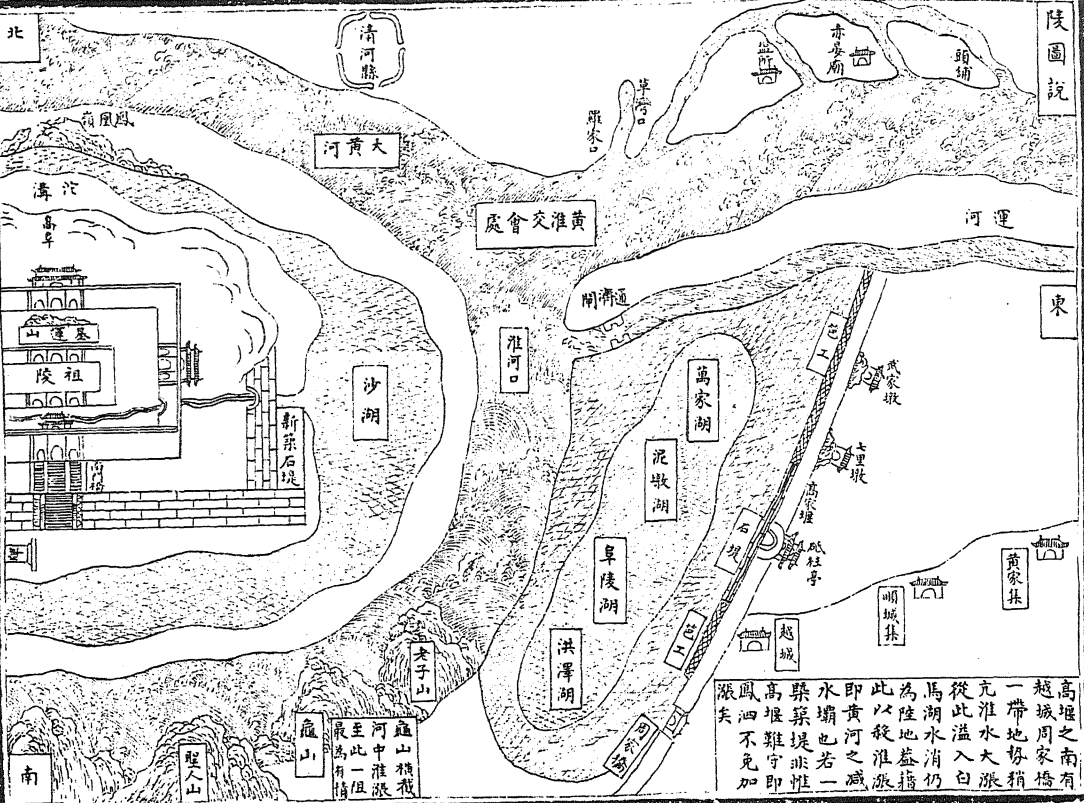
龜山

聖人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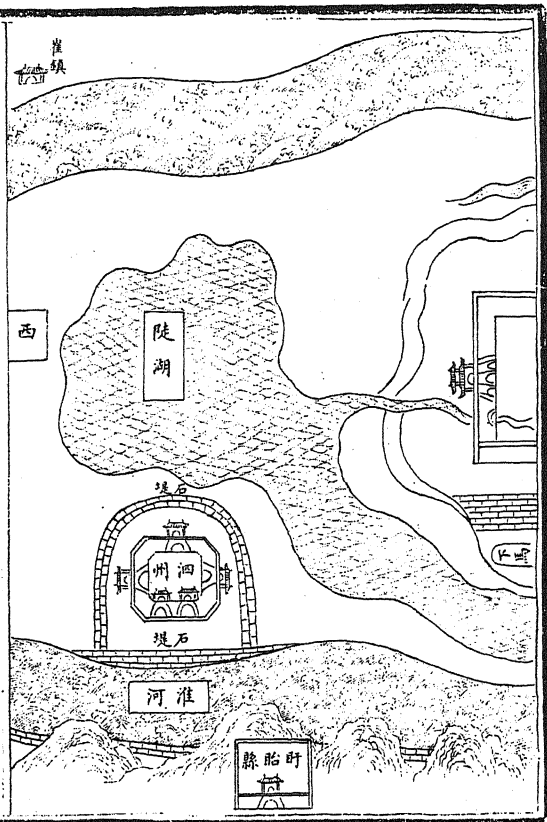


高堰之南有越城周家橋一帶地勢猶充淮水大漲從此溢入白馬湖水消仍為陸地蓋藉此以殺淮漲即黃河之減水壩也若一聚築堤非惟高堰難守即鳳泗不免加漲矣

龜山橫截河中淮漲至此一阻最為有據



謹按形家之言未足深信然天生一代聖君使之紹統  
 立極以開億萬年太平之業必有鍾靈毓秀之地以為  
 之基者成周定鼎郊廓卜世卜年慎重故也恭閱我三  
 祖之陵居泗州東北一十餘里平原中突起高阜較泗  
 州城址高二丈三尺一寸沙陡二湖潴蓄于前面淮背  
 黃兩河發源之處相距萬餘里蟠蜿而來合于清河縣  
 之東並流入海更無涓滴中泄而龜山半出河中約攔  
 去流于後風氣完固豈偶然哉好事者乃欲以私意鑿



見分泄兩河萬一有誤得無令人寒心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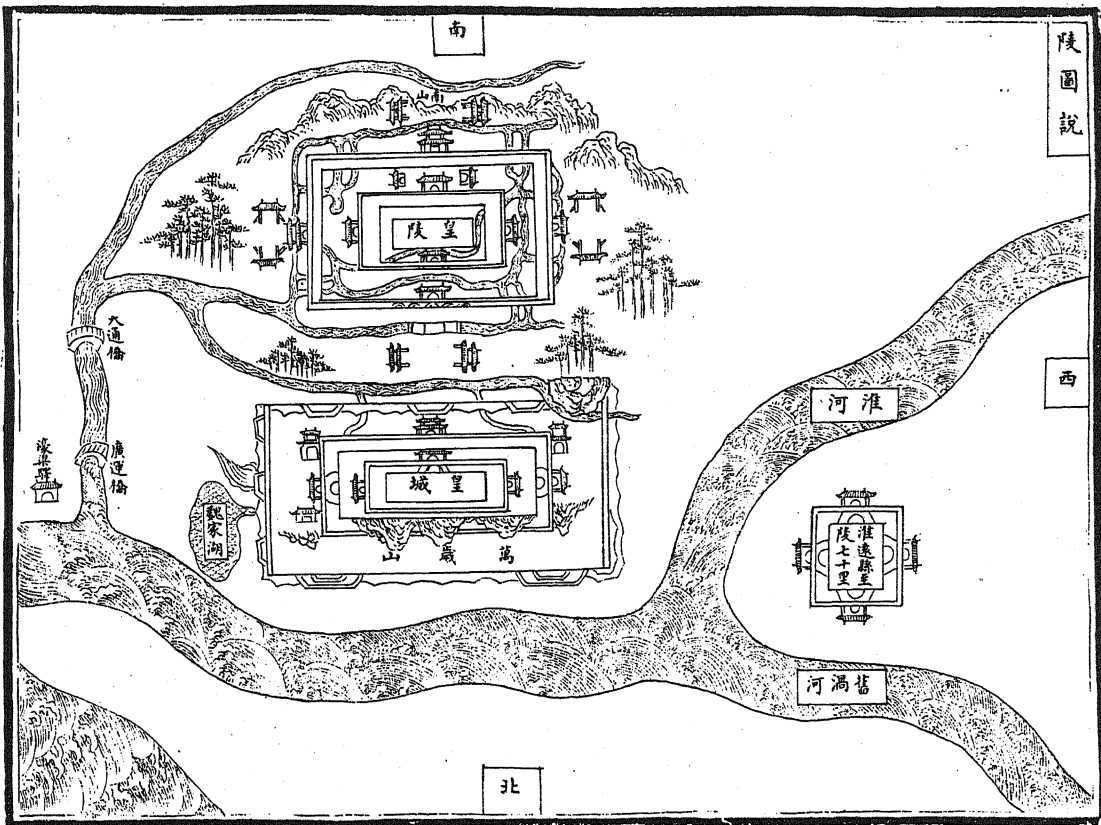


陵園說

南

西

北



陵皇

城皇

河淮

河渦

淮遠縣至陵七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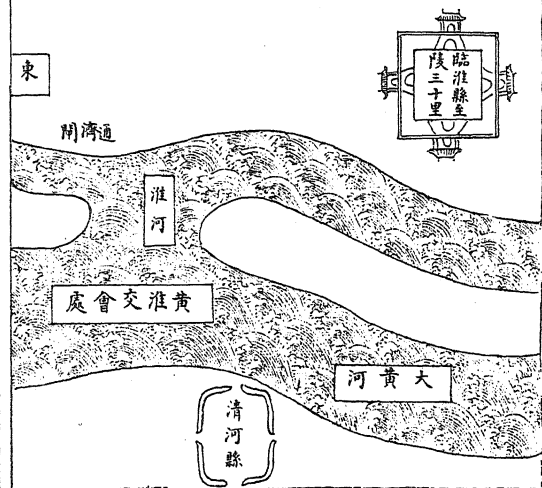
大通橋

廣運橋

魏家湖

漢北門

謹按鳳陽皇陵居祖陵之西南一百八十餘里莫南北  
 向而亦面淮形勝稍異而有取于淮黃合襟則同知祖  
 陵則知皇陵矣兩河關係二陵喫緊如此私意鑿見者  
 慎勿易易也



全河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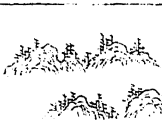
星宿海

赤里出

蘭河源出自南山其地大山峻嶺綿亘千里水流五百里注也

蘭河

巴里河



也里出河源亦出自南山西北流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岐為八九股名也孫幹倫譯言九波道廣五七里可渡馬

西南直四川馬湖壁部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宣撫司之西北一千五百餘里帝恩撒思加地之西南二千餘里水從地湧出入并其并百餘東北流百餘里匯為大澤曰也里池兒華言星宿海羣流奔轉近五里沮巨澤名阿刺腦兒

水潭濁土人抱竿囊騎過之聚落糾木幹象舟傅毛革以濟僅容兩人自是兩山狹束可廣一里二里或半里其深巨測

一巨澤

二巨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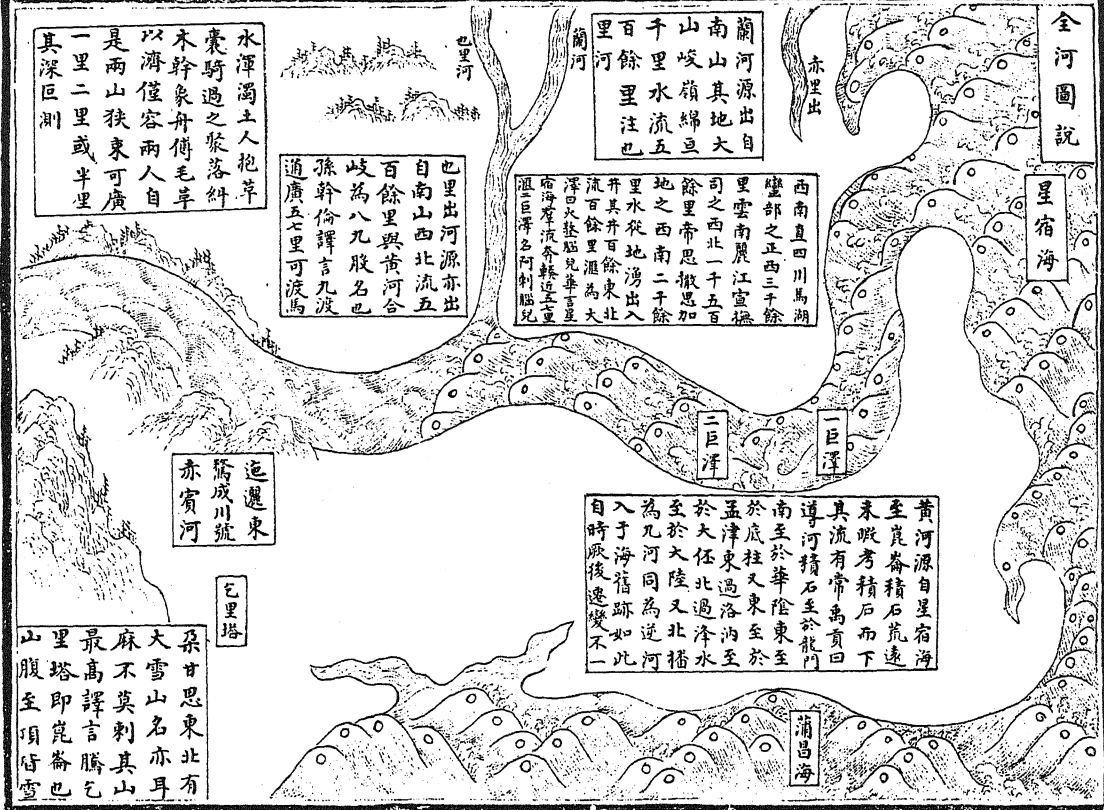
黃河源自星宿海至崑崙積石荒遠未暇考積石而下其流有常禹貢曰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南至於華陰東至於底柱又東至於孟津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北過泝水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舊跡如此自時厥後遷變不一

蒲昌海

迤邐東  
篤成川號  
赤賓河

乞里塔

桑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



懷里火亮河  
源自南山正  
北偏西流八  
百餘里與黃  
河合

懷里河

即麻哈地  
番名亦耳  
麻不莫刺  
其山高峻  
非常麓綿  
亘五百餘  
里河隨山  
足東流

歸德即地名  
必赤里始有  
州治官府州  
隸吐番等處  
宣慰司司治  
河州



殺馬關

河州安  
鄉關打  
羅坑

洮河

撒思家即  
開關提地  
關及開提  
二地相屬

哈刺別里  
赤兒四達  
之街也多  
寇盜有官  
兵鎮之

納鄰哈刺

納鄰哈刺詳  
言細黃河自  
白狗嶺之北  
流五百里入  
黃河

古當州境  
北流四百里  
與黃河合

與亦西入  
思河源自  
缺豹嶺之  
北正北流  
入黃河

哈刺河與黃  
河合正北流  
二百餘里過  
阿亦伯站



冬夏不消土人  
遠年成水時六  
月見之

崑崙迤西人  
少山多南山  
皆不穹峻水  
溢散漫獸有  
髦牛野馬狼  
犯羶羊之類其  
山東益高地  
益漸下岸洋  
狹隘有狐可  
躍而越之處

白兒馬二水合流  
入河源厥茂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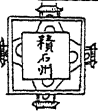
貴德州馬嶺  
凡八百里

禮塞塔失地

礪梭河源  
出礪梭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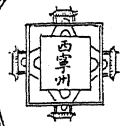


洮河源  
出羊椒嶺



積石州即  
禹貢積石

東羌縣



正東流五百  
餘里過三巴  
站與黃河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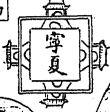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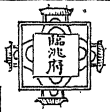
邈水源自  
唐宿軍谷

一百里過踏白城  
銀川站與黃水  
浩疊河合浩疊  
河源出山丹州

臨洮府凡八  
百餘里與黃  
河合蘭州過  
小渡至鳴沙  
河應吉里州  
正東

鳴沙嶺

又北流過土橋站  
積石州來羌城廓  
州構米站界都城  
凡五百餘里野麗  
河出西傾山凡五  
百餘里與黃河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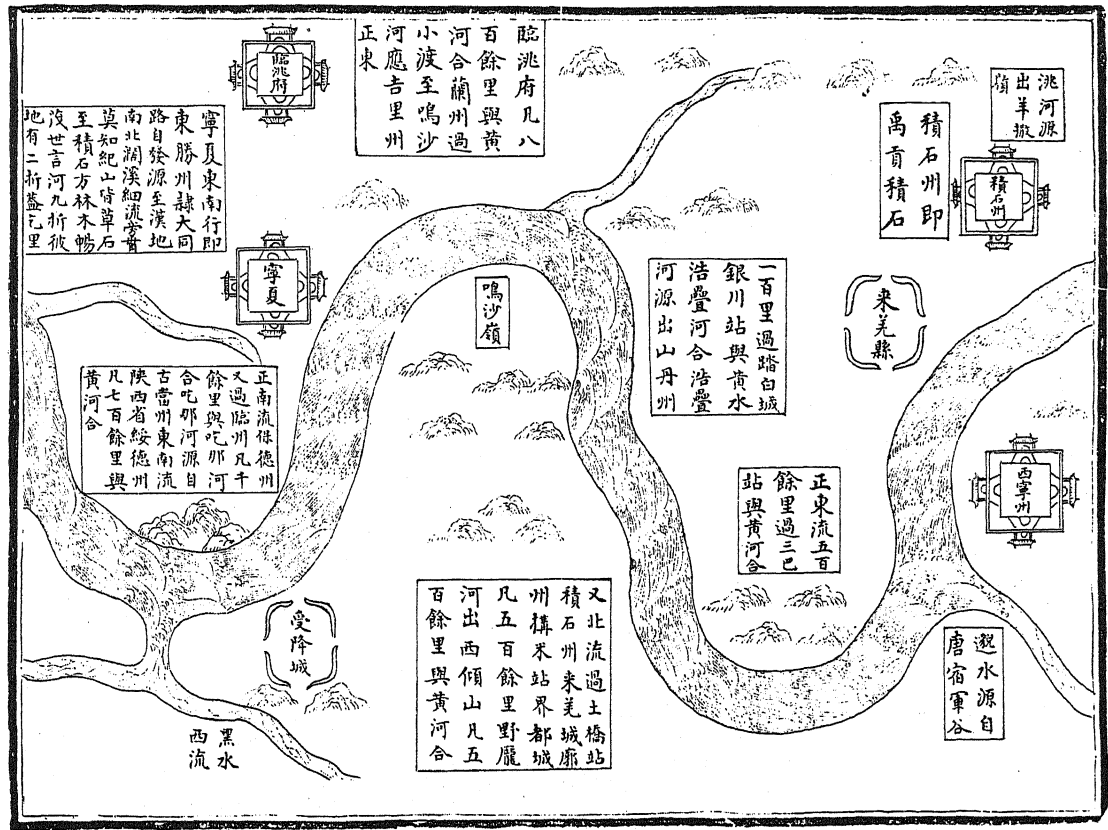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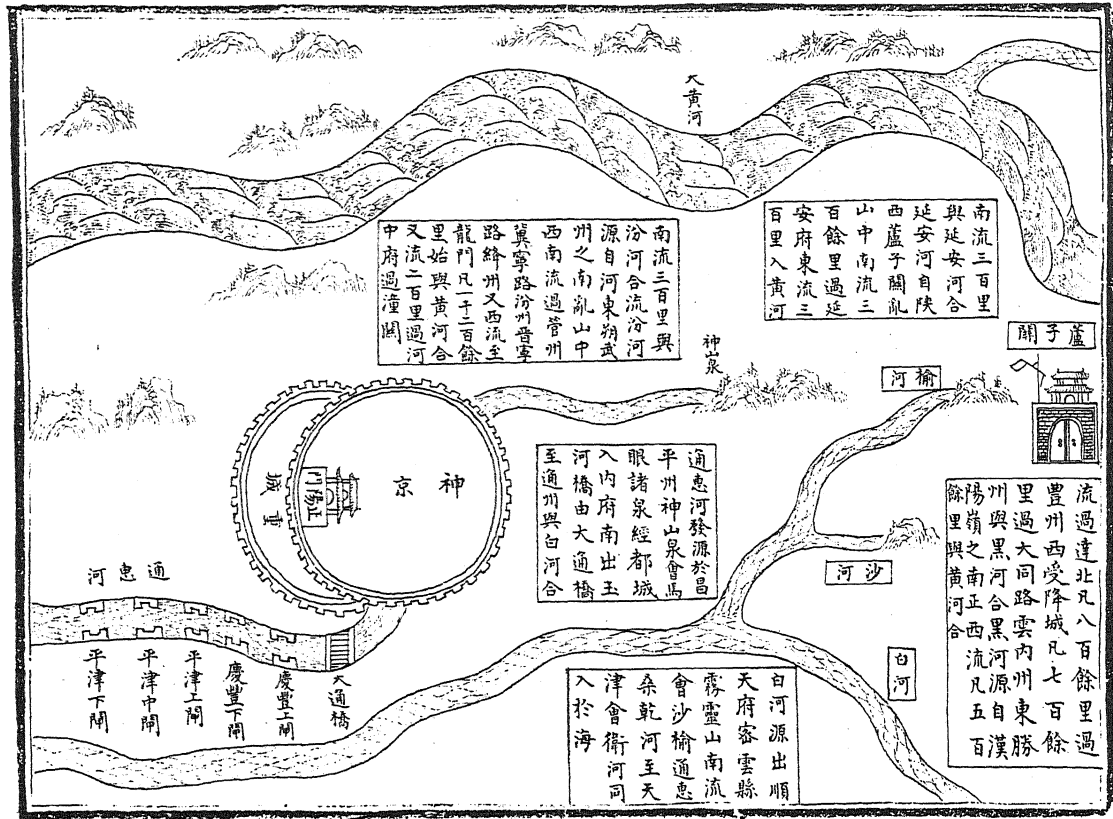
受降城

黑水  
西流

寧夏東南行即  
東勝州隸大同  
路自發源至漢地  
南北湖溪細流疊  
莫知紀山皆草石  
至積石方林木暢  
茂世言河九折彼  
地有二折蓋已里

正南流保德州  
又過臨州凡千  
餘里與吃那河  
合吃那河源自  
古肅州東南流  
陝西省鞏德州  
凡七百餘里與  
黃河合





大黃河

南流三百里與  
與延安河合  
延安河自陝  
西蘆子關亂  
山中南流三  
百餘里過延  
安府東流三  
百里入黃河

南流三百里與  
汾河合流汾河  
源自河東朔武  
州之南亂山中  
西南流過管州  
冀寧路汾州晉寧  
路絳州又西流至  
龍門凡一千餘  
里始與黃河合  
又流二百里過河  
中府過潼關

神泉

關子蘆

河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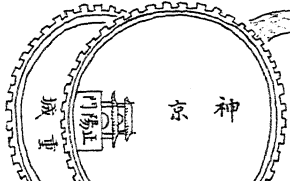
通惠河發源於昌  
平州神山泉會馬  
眼諸泉經都城  
入內府南出玉  
河橋由大通橋  
至通州與白河合

河沙

流過連北凡八百餘里過  
豐州西受降城凡七百餘  
里過大同路雲內州東勝  
州與黑河合黑河源自漢  
陽嶺之南正西流凡五百  
餘里與黃河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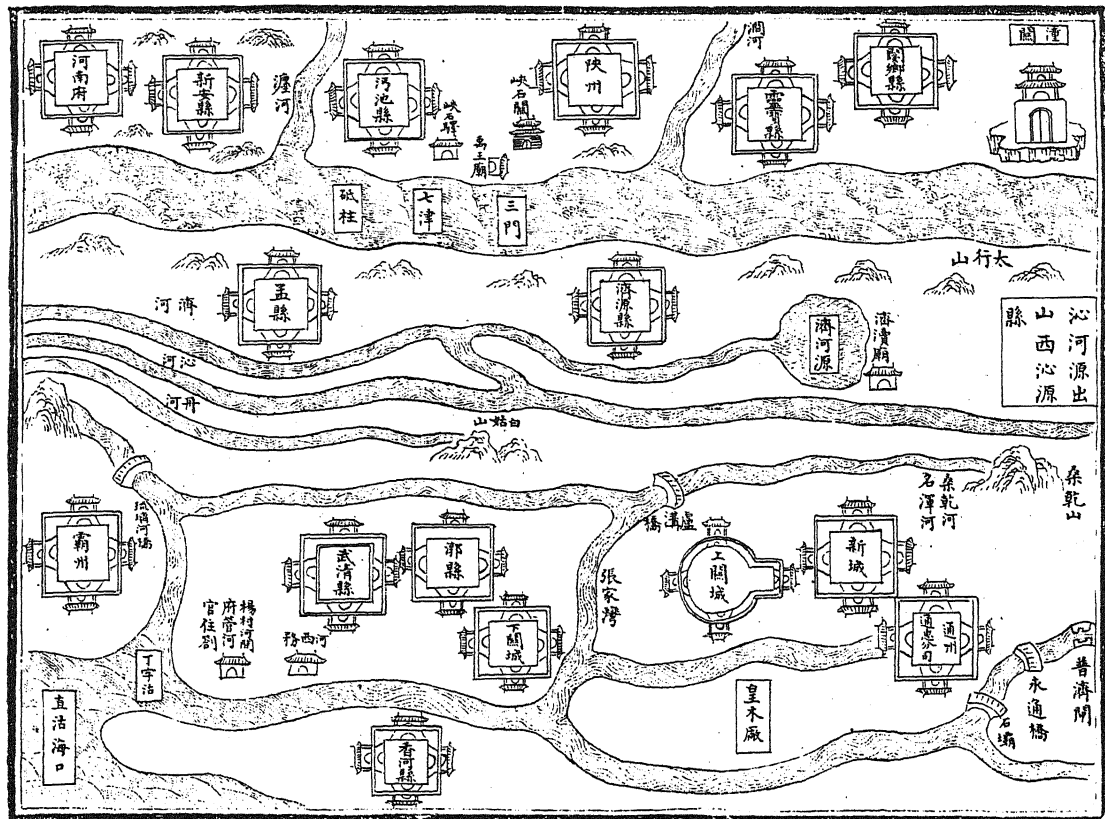
白河

白河源出順  
天府密雲縣  
霧靈山南流  
會沙榆通惠  
桑乾河至天  
津會衛河同  
入於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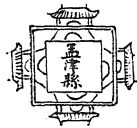


河惠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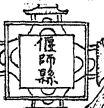
大通橋  
慶豐上關  
慶豐下關  
平津上關  
平津中關  
平津下關



北邙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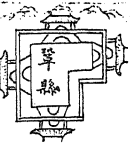


舊孟津  
巡檢司



洛河

黑石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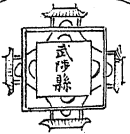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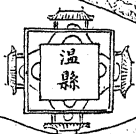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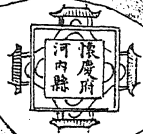
神池

關水發源

關水發源

關水發源

濟河口



河關府河

游泚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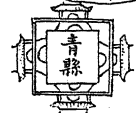
高村

大樊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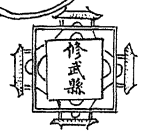
劉村

大原村

金圪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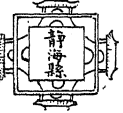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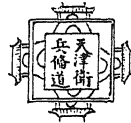
博沱河源大  
鉄山自代郡  
南城縣東流  
經獻縣城南  
十一里距家  
橋至青縣  
南岔河口  
入運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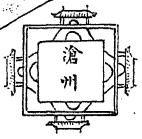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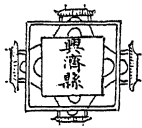
隆慶六年築  
堤自此起

木樂店

呂逢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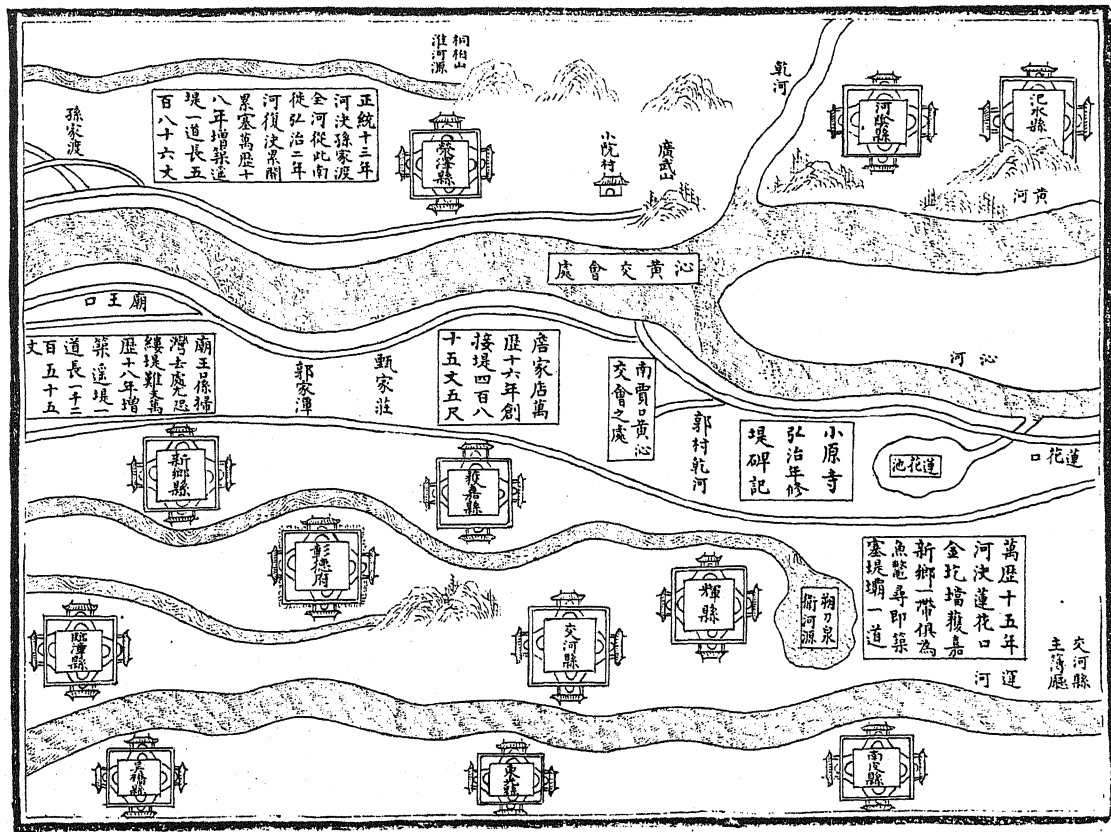


釣臺



海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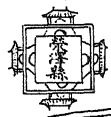
河關  
府管



桐柏山  
淮河源

正統十二年  
河決孫家渡  
全河從此南  
徙弘治二年  
河復決梁州  
累塞萬里十  
八年增築道  
堤一道長五  
百八十六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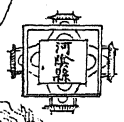
孫家渡



小阮村

廣感

乾河



黃河

黃河交會處

王廟口

廟王保掃  
灣去處近  
縷堤難高  
歷十年增  
築遠堤二  
道長一千三  
百五十五丈

郭家潭

甄家莊

唐家店萬  
歷十六年創  
接堤四百八  
十五丈五尺

南曹口黃河  
交會之處

郭村乾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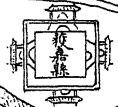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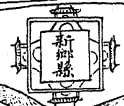
堤碑記

弘治年修

小原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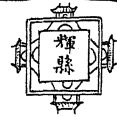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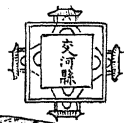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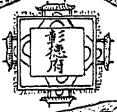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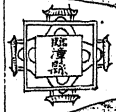
池花道

口花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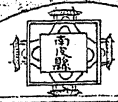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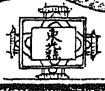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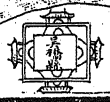


萬歷十五年  
河決蓮花口  
金坑堵獲嘉  
新鄉一帶俱為  
魚鼈尋即築  
塞堤壩一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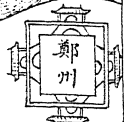
交河縣  
主簿廳



桐刀泉  
衛河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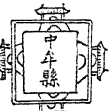
河淮



小陳橋  
判官村

黃煉集

黃煉集一帶  
止有單堤一  
道尤恐不支  
萬歷十八年  
增築遠堤一  
道長六百丈  
足可為恃



凡手收  
槐花堤

劉獸醫守埽壩通  
臨河瀕水漲即上  
勢必艱守萬歷十  
七年題築遠堤道  
長千七百三十二丈每  
歲守守月遠堤縱  
漫埽壩亦無虞矣

陶家店係險要處  
所且埽壩正當直  
射萬歷八年增築  
遠堤一道長一千五  
百五十丈

開封府  
管河廳

張家灣

張家灣  
時州驛  
通近省  
城街利  
甚遠處  
埽壩  
難守萬  
歷十八

河黃

堤月

買家寨  
萬歷十  
八年創  
築月堤  
一築長  
九百丈



陶家店  
洪武二  
十四年  
河決陽  
武縣由  
淮  
陳頤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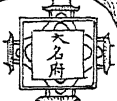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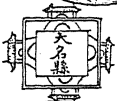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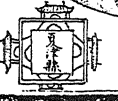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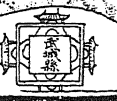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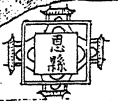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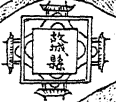
荆沙同隆  
慶元年築  
壩係埽壩  
去歲每歲  
須下掃埽  
築

于家店  
荆隆口  
中樂城  
三處相  
連最為  
險要每  
歲掃埽  
固填寬  
土加堤  
防守勿  
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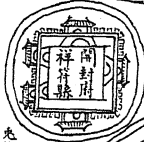
河衛

河漳

河運



年增築  
道長一  
十五十  
文重門  
禦塞自  
可為恃



時和驛

光伯同至埽頭一帶  
止單堤一道尤恐衝潰  
黃水奔走鳳泗與奎姜  
高口為患相同萬歷辛  
八年增築遠堤一道長  
二千九百三十丈可恃  
無虞矣

永樂九年侍郎金  
純濬故道引水自  
開封入原臺埽場  
會汶水經二洪入淮



埽頭基



荆陰北治  
二年河決術  
張秋萬歷十  
五年又決長  
東二縣數府  
尋即塞之  
十七年板報  
堤一道長  
二十九丈

開封府  
管河廳

隆慶  
六年所  
築總  
堤自祥  
起至  
直隸  
碼山  
縣止

陳橋集北治  
甲寅年河決  
嘉靖三十四年  
又決東連馬  
家口西抵荆  
隆口一帶堤  
壩年歲  
加工修守



陳留寨  
銅瓦廂  
舊像街  
激去處  
每歲帶  
築防守  
勿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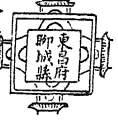
口家馬

孫橋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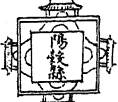
河北河



新開上開  
板開  
數家清開  
梅開  
清河縣  
臨清州



長東三縣長堤  
西自封丘縣新  
豐村至曹縣白  
茅村止堤二縣  
屏障堤外有沟  
北河相傳黃  
河故道也萬歷  
十五年河決荆  
隆口衝潰長堤  
兩邑倉墊尋即  
塞之建舖修守  
總之荆隆堅守  
則長堤無事矣



陳會父陳隨

新開上開

板開

數家清開

梅開

清河縣

永通開

李家店開

通濟橋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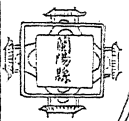
七級上開

七級下開

阿城下開

阿城上開

荆門下開



嘉靖十三年河  
復決趙皮寨入  
淮本年忽自夏  
邑縣太丘回村等  
集街數口轉行  
東北流經蕭縣  
仍出徐州小縣  
橋下海二洪趙  
皮寨不久亦淤  
嘉靖十九年河  
決野雞岡由泗  
河匯二洪吉泗開  
潘李景高是河  
引水出徐州泲洪  
閘二年亦淤

李景高  
萬曆十七年  
河由李景高  
口決出街背  
四月堤入睢  
陳改道尋即  
塞之六年自  
趙皮寨起至  
本口初築堤  
堤一道長二千  
三百五十九丈



七行  
趙皮寨  
嘉靖  
七年開  
趙皮寨  
白河一  
帶分  
殺水  
勢

煉城口  
壩壩最  
為喫緊  
去處每  
歲宜下  
廟邊壩  
以護之

樊家后  
張村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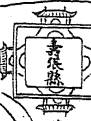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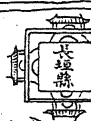
馬坊營保  
稀灣去  
慮尤恐  
經堤難  
今於背  
後祀築  
月堤一  
道縷堤  
改為壩  
壩歲加  
修防可  
矣待無虞

宅泥河



長垣長

沙灣故道  
霖源積聚  
停蓄成河  
遇春啟板  
濟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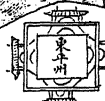


似蛇溝

安山湖萬歷十  
七年題修立堤  
長四千三百二  
十丈久於似蛇溝  
八里灣建閘二  
座以便蓄澗  
可為濟漕永  
利

汶河源出山  
東萊蕪縣原  
山之陰田本  
縣寨子村一  
出太山之陽

安山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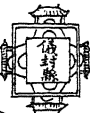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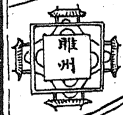


戴家廟

即安平

門門上關





儀封縣東北護  
城堤起至石家  
壩止長五十八里

三家庄壩  
壩正當河  
身已被衝  
塌萬歷年  
八年退築  
預築等壩  
壩一道不  
與水爭地  
自易防守

纓堤

堤老舊

壩長一  
千二百六  
十丈係  
溜去處  
每歲務  
要加工  
修守

南旺湖萬歷  
十七年開濬  
湖中築道加  
築南西北三面  
舊堤長一萬二  
千六百丈添築  
東西子堤長  
七千一百八十  
丈又於五  
里舖建石  
壩一座長  
五丈以便  
蓄洩濟運

濟運開

國家漕河尚  
書家禮添元  
人故道特乘  
家口二十里  
則創改者

仙臺顧二水  
俱名汶至靜  
封鎮合流經  
縣安州寧陽  
自東平州敷  
村壩西南流  
至汶上縣會  
白馬河營河  
凡八里南流  
發為分水石  
壩為分水石  
自寧陽縣壩  
城壩西南流  
泗沂二水凡  
百餘里至濟  
州南天井開  
合分水南流  
汶

開河開

馬踏湖萬  
曆十七年  
預築五堤  
自弘治橋  
至禹王廟  
止共長一  
千三百一  
十三丈以  
便存蓄濟  
運

弘治橋

新家開  
房家口  
表家口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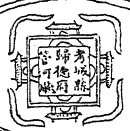
坎河口係  
汶水流入  
漕河之處  
漕之不能  
繼之河竭  
萬歷十七  
年建築  
深水石  
壩一座  
長六十丈  
水漲在  
其外汶  
而湖河  
無泛溢  
之患水  
平仍復  
內蓄而  
漕渠無  
淺涸之  
虞

何家口  
萬歷十  
七年題  
運石壩  
一座長  
三十餘  
丈深水  
至房  
家口入  
運

王雲三壩

戴村壩

何家壩壩



石家樓  
王家集  
考城縣西  
自王家集  
起至本縣  
西復城堤  
正計一十  
七里二百  
四十步

廟王龍



河曹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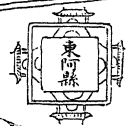
弘治五年  
河復決荆  
陵岡堤起  
張秋凡二  
年塞之  
每歲生  
修防

芝麻莊  
陳隆口  
二處埭  
壩相  
連埭刷  
甚急每  
歲宜  
多備埭

岡陵賈



環明東



開舖前寺

蜀山湖萬歷  
十七年修築  
舊堤自馮家  
壩起至蘇魯  
橋止共長三  
千五百一十  
丈東北納水  
之處密栽  
水柳以為界  
限免致民間  
侵種

蘇魯橋



蜀山

龍岡泉  
雞泉  
梁灣泉  
泊灣蒲

橋柳木

以上自坎河至洲泉共  
一十七泉係東平州管



以上開河等九  
泉係肥城縣管

柳青泉  
信平陰  
花東泉  
開河泉  
吳家泉  
孟家泉  
曹家泉  
馬店泉  
董家泉  
藍河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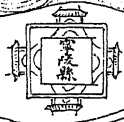
坎河石坎  
坎河泉  
八頭泉  
王老源泉  
大黃泉  
小黃泉  
蘆泉  
廟橋泉  
徐家泉  
山嶺  
吳家泉  
發達泉  
列泉  
張初泉  
淨泉  
湖泉  
泉

料以防  
清壤

陳陸庄

李秀成

考坡口



堤老舊

積堤

橫堤

灣家伍

崔家壩

八王廟

洪武元年  
河決曹州  
口雙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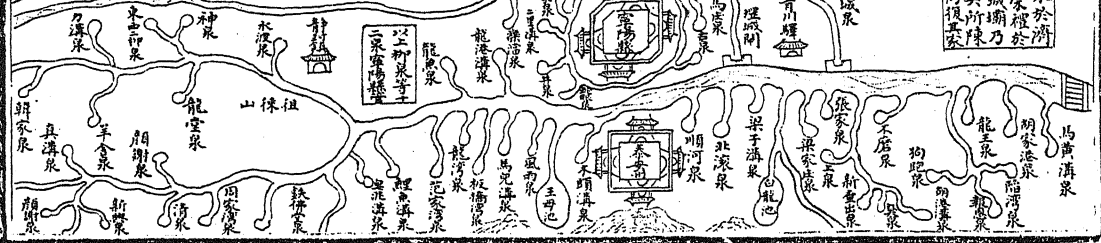
元八分水於濟  
寧我朝家種於  
此築垣城壩乃  
老人白與所陳  
委托之仍復其家

此壩萬歷  
十七年修  
砌長十餘  
丈係蜀山  
湖之尾因  
而水易洩  
築壩以降  
之蓄可益  
民運泛不病

馮家壩

以上柳泉寺  
三泉壩鳴鑿

通溝開



黃河改道實

黃河改道實丁家道口由馬牧集趙家園密山徐州小浮橋勢若建瓴工下順利嘉靖三十六年北徙一變為溜溝再變為獨河入變為秦溝全由明初溝北徙復出獨河經行後漫淤不能深制淤積東流銀但奔潰沈泉河南山東

新集 楊北口 劉家口 丁家道口 靖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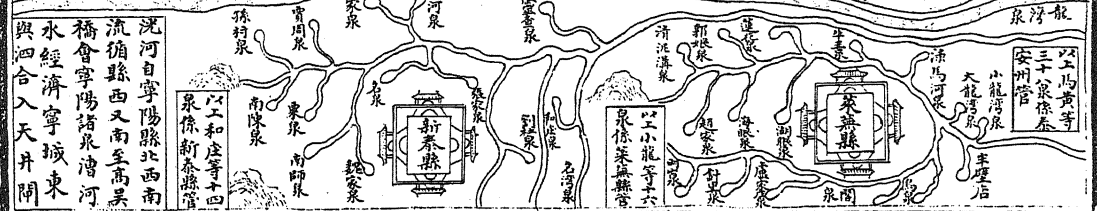
王安慶 廟王 廟 劉滿莊 月堤 里 葉三十 長六重 後又接 起至順 自位家灣 葉北大堤 正德七年

武家壩陸慶六年所築係迎溜去處最闊緊要萬一有失則全柳等數邑悉成沮洳且遭患於運河每歲慎加修守

嘉靖三十六年河決賈縣街谷亭運道

馬場湖萬歷十七年題修東面新舊堤共長一千六百二十丈西北受水之處裁植封界高柳

河洗



沈河自寧陽縣北西南流循縣西又南至高吳橋會寧陽諸泉漕河水經濟寧城東與泗合入天井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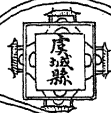
以五馬黃等三十八家係泰安州管

新泰縣

萊蕪縣

以上和庄等十四泉係新泰縣管

徐邳帶惡害  
不免尚堪容  
題復改道竟以  
工鉅發之



黃烟口

秦安城在  
秦安縣在  
秦安縣在

堤隄

知行不令開運廣出下開通來自上河頭牛



堤老舊

在城開



泗源

官村開

吳泰開

香林開

土樓開

蘇店新泉

下將開泉

典粉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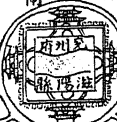
香粉泉

負飲泉

香海泉

關帝泉

菓新泉



石佛開

趙村開

新居開

新開

仲家淺開

師家開

五空橋

開河

魯橋開

三角得堤

柳青堤

張家灣

沂水有二

一出由旱隄

一由山西南流

與泗水合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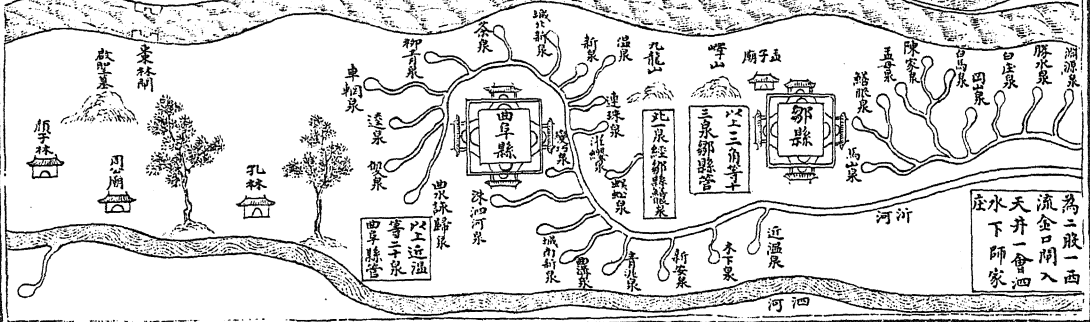
黑風口

會沂入師家莊

泗水出本縣陪凡  
山四泉並發諸流  
過十拉城始合為西  
流至兗州府東又  
轉南流經橫河與  
西旱縣沂水合元  
運之以濟運乃於  
兗州府門外作金  
口開運今東入府  
城又轉南流會沈  
河入濟寧天井  
開我朝因之會開  
有三洞濼則開開  
會沂入師家莊

夏邑縣

單縣



為二股一西  
流金口開入  
天井一會泗  
水下師家

以上近溫  
等子泉  
西阜縣管

北泉經鄒縣  
三泉鄒縣管  
以上三角等子

近溫泉  
李善泉  
折管泉  
青真泉  
龍泉  
龍泉  
龍泉

河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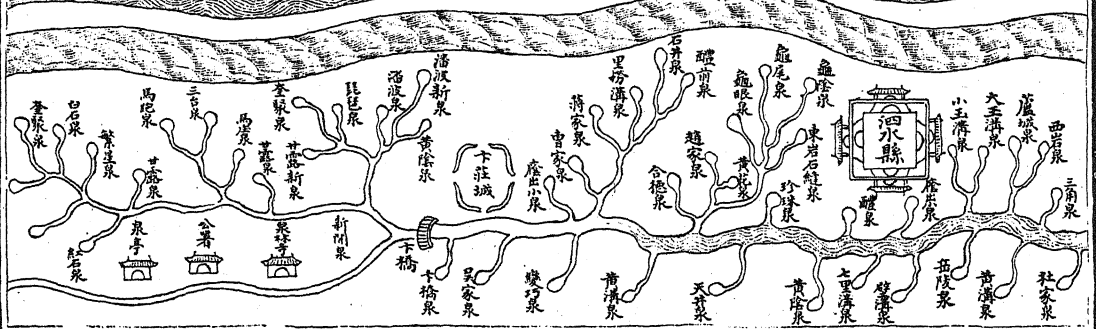
河泗



堅城集

碭山縣縵境銜激  
不支月築月堤道  
又慮繆沈月危危  
豐沛亦廣故復於  
單碼按界處築  
斜堤道長千餘  
丈使上流循堤歸  
河不得足縵危  
月最為緊要歲  
修少緩

嘉靖三十年  
河起東非故家  
口分六股大溝溝  
小溝溝秦溝  
漢河胭脂溝  
雲橋俱由連河  
至徐州入洪天  
分一股由碭山  
堅城集下郭貫  
樞散亦脫龍  
溝母河梁樓溝  
胡佃溝亦從小  
浮橋入洪今天  
勢已起濁河  
出浮橋者不  
過十分之三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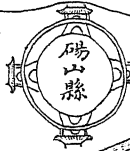
河淮

於今道北河常

堤隄岸南

河黃

隆慶六年  
自河南祥  
符縣起創  
築兩岸纒  
水堤至直  
隸碭山縣  
止



不縣丞等  
信印

壩斜

堤隄岸北

堤月

堤行太

河頭牛

河道

谷



蒲縣  
河淤連



谷字廟

輝橋河

南陽縣

嘉慶  
五十年  
南陽縣

彌山湖

若傷泉

三泉

三泉

以上  
西泉係  
臺縣管

連源泉

吉泉

荆溝泉

聖母池泉

東龍泉

平泉

廟前泉

勝水泉

河頭泉

西家東泉

中溫泉

南家東泉

西龍泉

西龍泉

荆溝泉

聖母池泉

東龍泉

平泉

彌山湖

若傷泉

三泉

三泉

以上  
西泉係  
臺縣管

連源泉

吉泉

荆溝泉

聖母池泉

東龍泉

平泉

廟前泉

勝水泉

河頭泉

西家東泉

中溫泉

南家東泉

西龍泉

西龍泉

荆溝泉

聖母池泉

東龍泉

平泉

南陽縣

嘉慶四十五年挑新河自南陽至留城長一百四十餘里

以上  
西泉係  
臺縣管

連源泉

吉泉

荆溝泉

聖母池泉

東龍泉

平泉

廟前泉

勝水泉

河頭泉

西家東泉

中溫泉

南家東泉

觀九溝

毛連溝

馬陵三泉

屬酒寧州

以上  
五十六泉係  
泗水縣管

龍廟

龍廟

龍廟

龍廟

龍廟

龍廟

龍廟

龍廟

龍廟

龍廟

龍廟

龍廟

龍廟

龍廟

龍廟

龍廟

龍廟

龍廟

龍廟

龍廟

龍廟

龍廟

龍廟

龍廟

龍廟

龍廟

龍廟

龍廟

龍廟

龍廟

龍廟

龍廟

龍廟

龍廟

龍廟

龍廟

龍廟

龍廟

龍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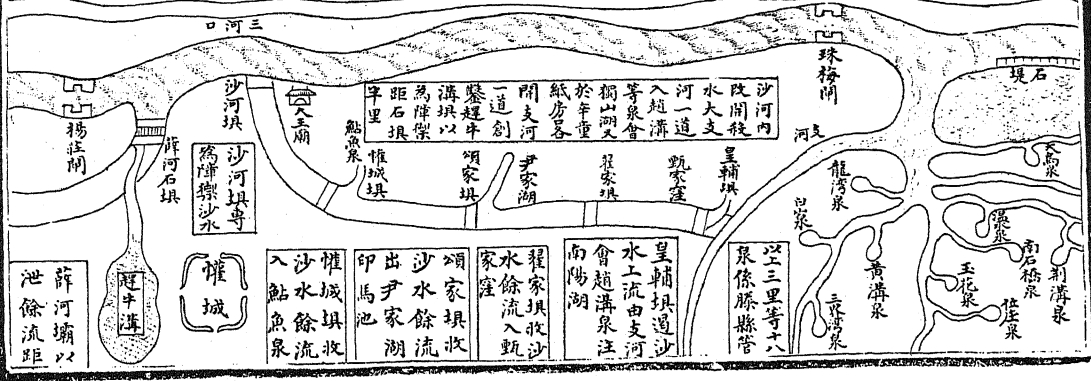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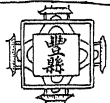
龍廟



豐縣清水  
河月堤每  
被浸汕萬  
歷十七年  
又添築月  
堤一道長  
二十五百  
丈每歲加  
修勿忘  
河水清

此塘萬歷六  
年所築邊斷  
秦溝指路最  
為喫緊數百  
丈今復稍築  
高厚歲修  
之工必不容  
已

豐縣  
薄施



薛河壩以  
池餘流距

冠牛溝

惟城

惟城堤北  
沙水餘流  
入點魚泉

頌家堤收  
沙水餘流  
出尹家湖  
印馬池

翟家堤收沙  
水餘流入甄  
家窪

皇輔堤道沙  
水主流由支河  
會趙溝泉注  
而陽湖

以上三里等十八  
泉係滕縣管

皇溝泉

黃溝泉

玉花泉

石橋泉

荆溝泉

口河三

珠梅河

石堤

楊莊閘

沙河堤  
為障禦沙水

沙河堤

沙河堤

沙河堤

沙河堤

沙河堤

沙河堤

沙河堤

沙河堤

沙河堤

沙河堤

沙河堤

沙河堤

沙河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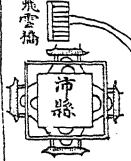
國家越谷

華山

嘉靖四十五年  
黃河復決沛  
縣二三等舖  
街入運河亦  
由湖陵城  
入湖坡本年  
九月馬家橋  
堤成障水南  
趨至冬沛縣  
斷流



飛雲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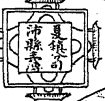


沛縣舊運河

泗水湖昭陽引開年三慶隆河支渠四

嘉靖六年河決  
曹單城武等縣  
楊家口梁靖公夫  
士舉等處街入  
鷄鳴壘嘉靖九  
年河由單縣侯  
家林決塌塲街  
谷亭十一年十  
水俱不至十三年  
廟道口於塞

昭陽湖



馬家橋

西柳莊

赤山湖

微山湖

步裡溝  
填道薛  
水中入  
區孟湖  
出地運  
溝入

泗水閘

佃戶屯

沛家閘

夏鎮閘

成城縣

王家口  
壩過薛  
水土流  
由支河  
至步裡  
溝

薛河內自王  
家口填改開  
一水大支河  
道今真全  
派凡百里會  
入呂孟湖下  
地洪溝又於  
東邵開支河  
一道會黃溝  
衆入佃戶屯

溝

填口家

東柳堤

薛城縣

東柳堤五里

正德四年河決沛  
縣飛雲橋入運嘉  
靖八年飛雲橋  
水北徙魚臺奪  
舟行開西

嘉靖四十四年黃  
水異常郭貢種  
淤平全河逆行  
濼自沙河至徐州  
全河俱入北流重  
縣棠棣集以高北  
分二股而一股滸  
縣山楊家集入  
泰澤至徐北一股  
迤聖縣華山向東  
北由三教堂出飛雲  
橋分三股至湖陵  
城分飛澆湖坡達徐  
陸慶六年初葉  
膠水衣現桿之水  
不北徙萬曆年  
葉卸家大填迤  
之南徙迤至由濁  
河至鎮會運  
河並流達徐

此陸慶六年所  
築縷水堤萬曆  
八年大加葺葺萬  
曆十八年又復  
加葺德運河開  
鑿以後須歲加  
修防

留城街  
河至武樓  
舊河

留侯廟

自留城至  
茶城共計  
四十七里  
寬次年開  
復凡五十  
五里

黃家岡

張庄湖

呂孟湖

嘉靖四十四年黃水由  
馬家橋直泄地濟  
沈湯瀆河於是舊  
河沛縣上下二百  
里俱淤成平地次  
年開復留城至  
境山新舊相接  
漕船始通又創建  
東岸隄五十三  
里遇水順流

陸慶三年題議留  
城伯在兩岸包砌石堤  
墩升泉  
龍臺泉  
溫泉

許溫泉  
許甘泉

以上墩升  
等五泉係  
峰縣管  
運飲河

梁境岡  
梁山

地洪溝



新築伊家林標堤  
內華岡

茶城口淤

牛角灣堤

支府軍廟

石城

舊蕭縣

新蕭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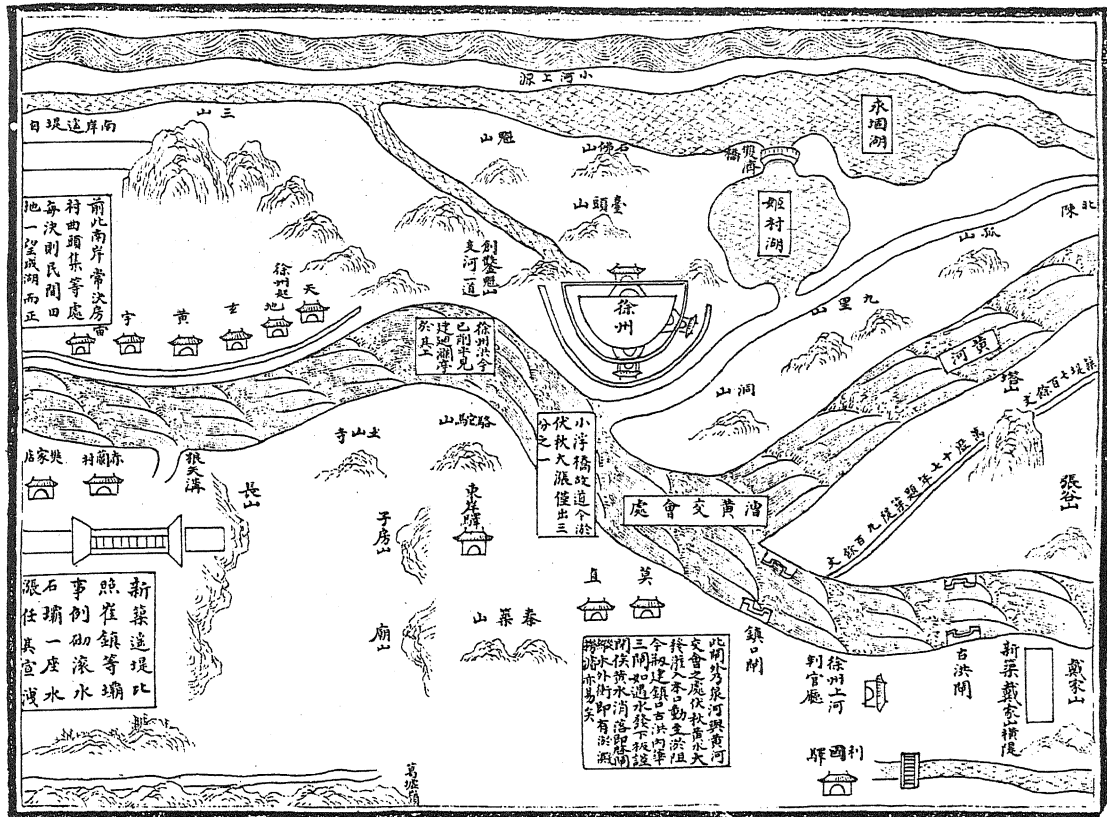
淤漲支河洋

徐家口

河口

舊細明

牛心崖



源工河小

永固湖

船村湖

徐州

處會交黃漕

戴家山

古洪閘

徐州上河  
劉官廳

驛國利

鎮口閘

此閘為泉河與黃河  
交會之處伏秋黃水大  
發漲入漕動盪淤阻  
今擬建鎮口古洪閘  
三閘如遇水漲下板  
開伏秋水消漲下板  
閉伏秋水即有淤阻  
此閘與鎮口閘

小浮橋此道今淤  
伏秋大漲僅出三

徐州外守  
已開九  
建湖岸  
添其上

劉鑿恩  
支河一道

徐州地

宇 黃 古 天

前此南岸常決房  
村田頭集等處  
每決則民間田  
地一望成湖而正

日堤這岸南

山三

山冠

山橋

山頭臺

陳北

山孤

山九

山湖

山駝路

寺山土

東條

子房山

山幕春

廟山

軍城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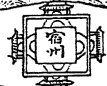
長山

狼溝

村廟

店家樊

新築遠堤比  
照在鎮等  
事例如滾水  
石瑯一座水  
漲任其宣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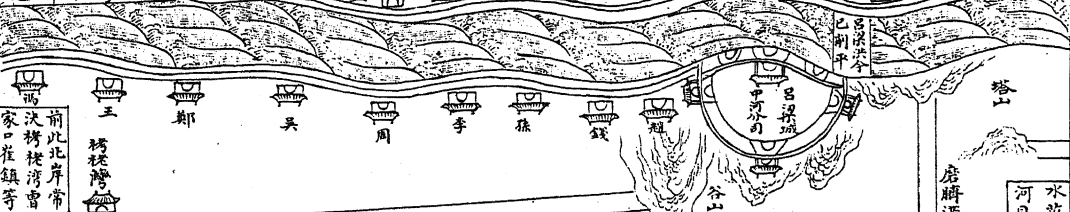
徐州 止字至遠 徐州 止字至遠 徐州 止字至遠

三山頭李舖字計二十八萬五千五百八十八尺八寸其編字號與總圖同

河塞治以數  
水發則舟行市  
民樓山頂蓋而  
堤東水太急必  
難免於衝潰自  
南洋遠堤築成  
範圍寬廣縱過  
泛漲水力淺緩  
易於防守河渠  
可免淤墊民田  
可免濟淺矣

萬歷十六年新築徐村格限  
防禦之法格選甚妙  
蓋纏堤既不可恃  
一浸纏而入積流  
遇格而止可免溢  
水遠歸  
清淤溜地高最為  
甚今於南岸房村  
口假溝馬家後手  
安徐界止  
羊山峯頂築格限  
道嚴嚴增修可無  
吞河之慮俟方有  
為增築北岸亦做  
行之多多益善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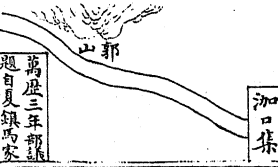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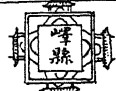
萬歷十六年新築臨邑格限  
此處纏堤正當黃  
流之衝河伏水激  
必不可守今喜纏  
逆水依任其至遠  
適管過之性泉落  
仍歸  
五河以免分奪之  
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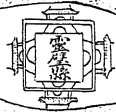
水落位助運  
河見在莫安

嘉靖年間  
黃水由赤蘭  
樊家店溢入  
經磨磨溝出  
沂河口徐邱五  
河斷流遂築  
長隄道障之  
但磨磨溝地  
窪隨築隨沒  
今議於上將長  
山至塔地高  
處假築遠隄  
道可以為恃

直五至長許河九百四十六尺二寸其編字號



萬歷三年郭  
題自見鎮而家



靈壁縣 往  
去青廳 秋  
雙溝 北

萬歷七年新築臨黃  
靈壁縣界止

睢寧縣界起

徐 閔

成

萬歷七年新築內城  
歲

汴

呂

調

陽

萬歷七年新築平安營

寧

李安

勝

陳 街 諸

界止

徐州

睢寧

沈

解

楊

朱

秦

元

許

柯

處每決則民  
開田望成  
湖而正河淤  
墊以致水發  
則舟行市中  
民棲山頂蓋  
由纜堤東水  
太急必難免  
於衝潰自北  
岸達臨城  
範圍廣廣縱  
過泛濫至通  
水力淺緩易  
於防守河渠  
可免淤塞民  
可免濟浸矣

與 陡 同 河 加

徐州 隄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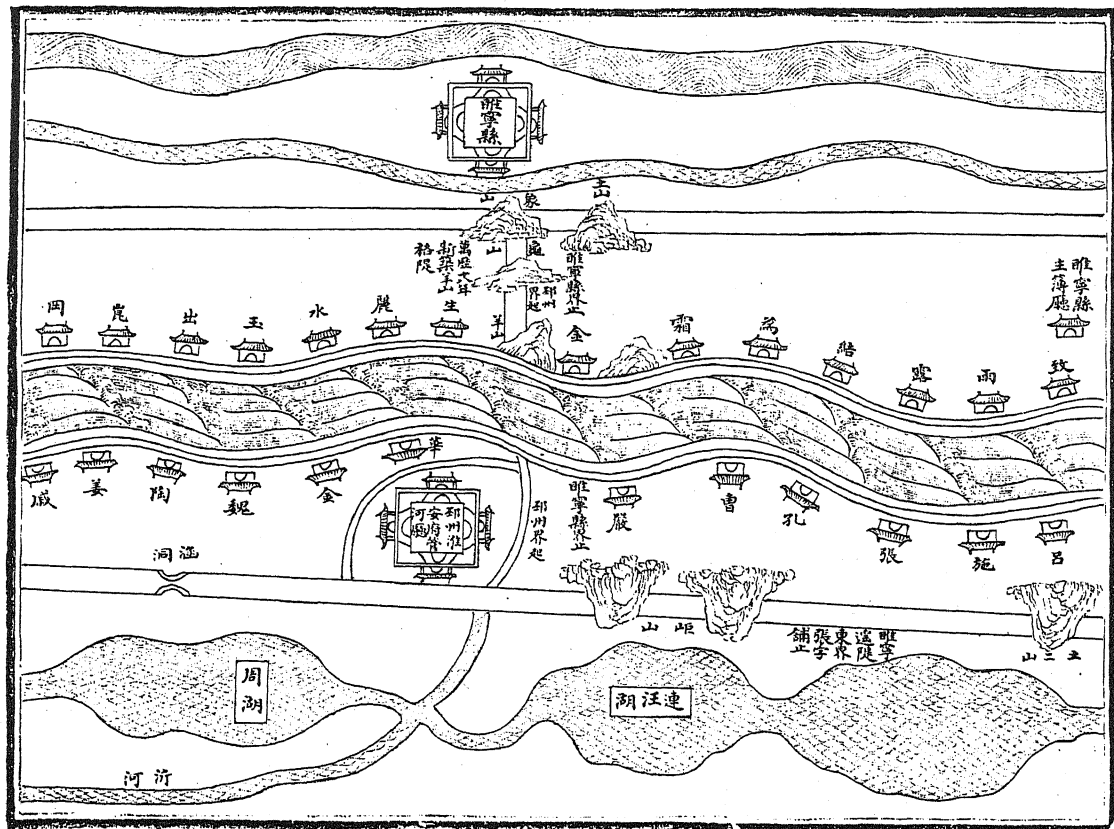
山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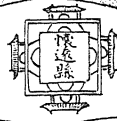
山花

七墩山

湖堤七

橋經城角  
良城依家灣  
入河口至清  
出或至直河  
出可遊黃河  
之際無論穿  
山鑿石湖心  
築堤方必  
不可為暇使  
開成之後萬  
一雨泛濫  
則南無潛矣  
北渡常河則  
北無潛矣  
一將者之  
隨該科送訪  
議題究





遠隄明

邳州界止  
宿遷縣界起

萬里大梁河深津路隄

李字舖以下隄

隄去河不遠而珍

水必由河口

白洋河以出運

河地勢窪下河

湖相通故不議  
築遠隄於歸  
仁謀築隄狹  
截以社奪河  
之患



漢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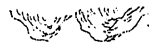


邳州界止  
直河口  
今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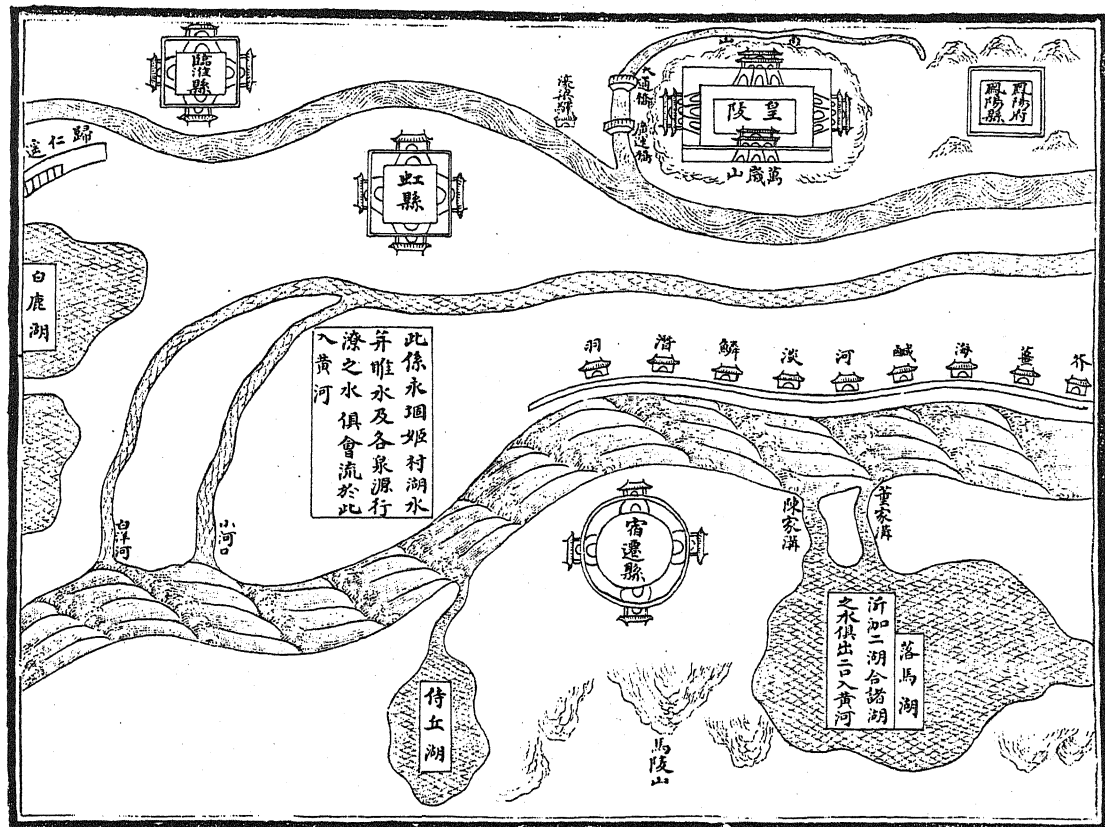
自直河至古  
城因河外諸湖  
藉以容蓄泛溢  
之水湖外高  
崗乃天然  
遠隄故不議  
築

湖墩黃

柳湖







臨淄縣

鳳陽府

皇陵  
萬山

虹縣

遠仁歸

遠仁歸

白鹿湖

此係永堽姬村湖水并睢水及各泉源行潦之水俱會流於此入黃河

芥台 蓋台 海台 鹹台 河台 汶台 解台 潛台 羽台

白洋河

小河

侍女湖

馬陵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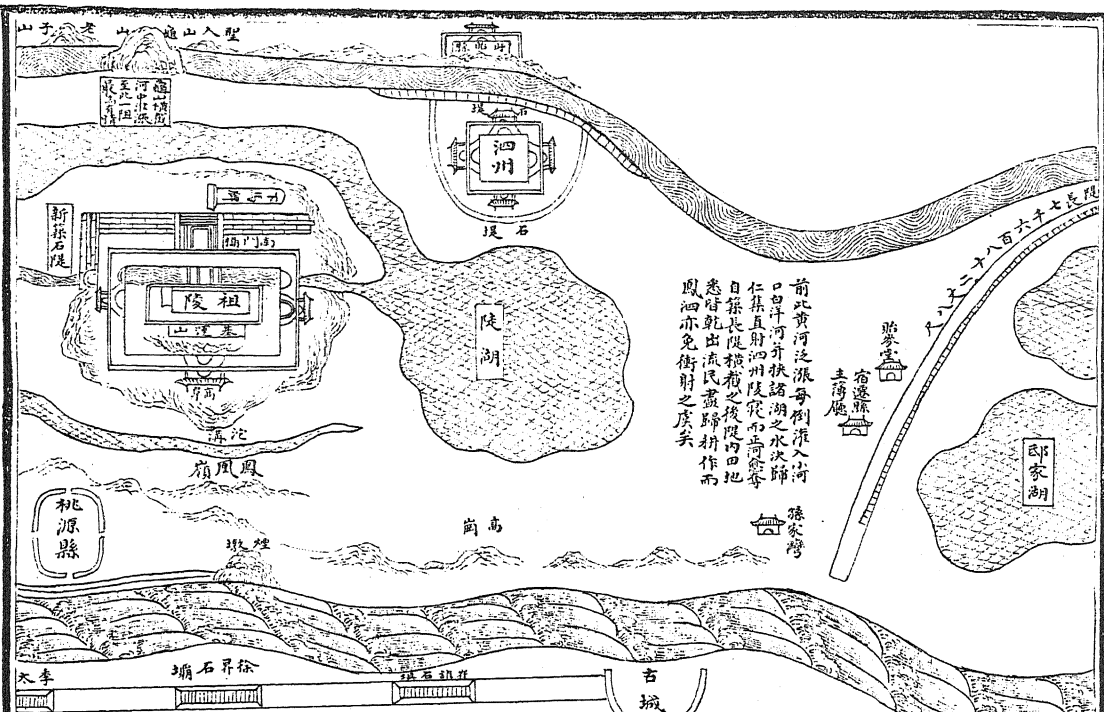
沂泗二湖合諸湖之水俱出二入黃河

落馬湖

陳家溝

董家溝

宿遷縣



前此黃河泛漲每側灌入河  
口白汴河并狀諸湖之水次歸  
仁孫其射泗州陵寢而高靈等  
自孫長陵橫截之後限得田地  
悉射乾出流民盡歸耕作而  
限泗亦免衝射之虞矣

昭靈宮  
省邊縣  
五佛廳

孫家灣

遠自城至古  
清河止長  
一萬八  
千四百  
一十丈

桃源縣  
界起

南北兩岸迄  
堤既築水  
歸漕漕四  
可免水患但  
恐異常之漲  
河水盈溢  
至漕漕故  
覆鼓此減  
水壩於遠  
限之中以  
便分殺且  
無衝漕遠

高堰之南有越城周家橋一帶地勢稍充淮水大漲從此溢入白馬湖水消仍為陸地蓋藉此以殺淮漲即黃河之減水壩也若一擊築隄非惟高堰



越城

橋家周

洪澤湖

阜陵湖

泥墩湖

萬家湖

開濟通

沙湖



管橋

管橋

濟水

前此淮水從王簡張福二口洩入黃河致分淮水之力而清口淤淺且黃水泛漲亦能倒灌入淮今孫瓊博之淮無所出黃無所入而清口之刀身矣

港嘴  
腰鋪  
桃源縣界止  
清河縣界止

前此桃源南岸諸汶田馬廠坡南介入淮河而岸入自淮鎮等汶故正河淤塞北岸俱築在堤南岸因以廠坡南開橋築斜堤一道而堤夾尖自無奪河之患矣

甘羅城  
淮安府  
管河廳

此閘內為程河原無來流淮藉淮費二水通連每年六月初黃水城漲即於閘外築埝遏流霜降方啟縱有淤墊亦易挑濟

淮河口

大黃河

此係淮河出會黃河之處即禹貢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之故道也自高堰城王簡張福堤築淮河盡從此出矣

清河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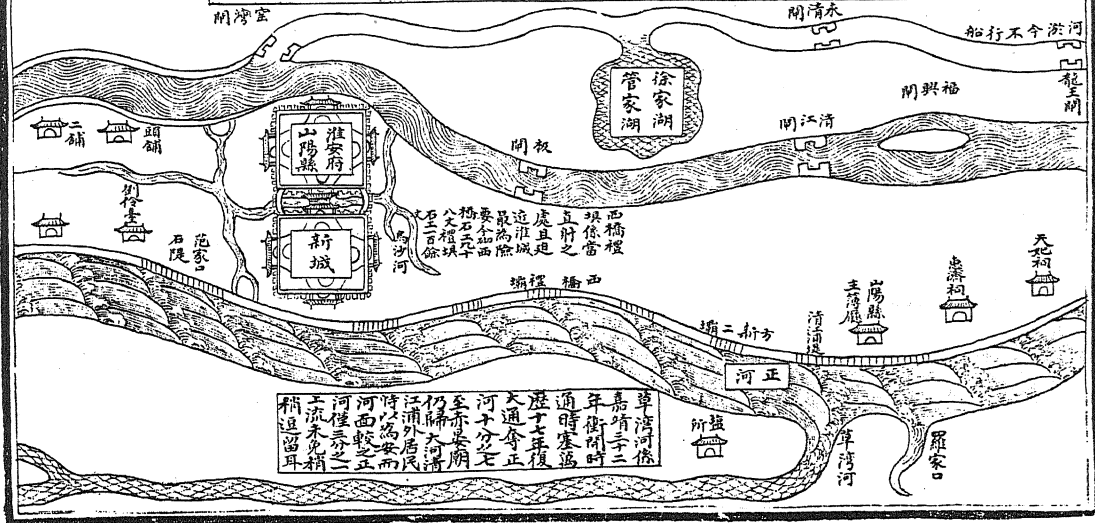
老香河淤

桃源縣界止  
清河縣界止

隄之患季大徐昇三義三壩之意皆然而俱設北岸者以其從淮口入海之順也

難守即鳳泗不  
免加漲矣

高堰居淮女城之西南隅去郡城四十里而堰內為山陽縣之西北鄉地稱膏腴堰外為阜陵洪澤等湖淮水自鳳泗來合諸湖之水出清口會黃河經安東縣出雲梯關以達於海此自禹迄今故道然也堰外尚存陸地里許而淮水域發則及堰址秦周以前無考矣史稱漢陳登築堰防淮至我朝平江伯陳璘復大真之淮揚恃以為安者二百餘年歲久剝食而私販者利其直達以免關津嚴詰往往盜決之至隆慶四年大潰淮湖之水津河東注合白馬池光諸湖決黃浦入洪而山陽高寶興諸邑匪為巨浸每歲四五月間淮陰卷王塞城門齊出入而城中街衢尚可舟也淮既東黃水亦蹙其後濁流西汴清口遂堙而決水行地面宣洩不及清口之半不免停住上源而圓潤亦城巨浸矣故此堰為兩河關鍵不止為淮河隄防也



華清河係嘉靖三十二年衝開時塞為大通奪正河十分之七至亦安崩仍歸大河清江浦外居民得以為安而河西較之正河僅差三寸五流先稍稍退留耳

西橋樓  
填堡當  
處且近  
近淮城  
最為險  
要念西  
橋三平  
八丈橋墩  
石三百餘

開清室

開清室

船行不今洪河

龍王廟

開興福

開江清

開板

天祐

廟祠

廟祠

廟二新方

河正

所張

洋灣河

羅家口

頭舖

石隄

范家口

廟祠

廟祠

草子河

白馬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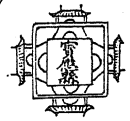
因水旁潰入湖以致流級沙停萬歷十七年題築西去隄道長三千六百三十丈束水由漕以省挑溝之費

省應湖

三官廟

西土隄

八丈石隄長八十五丈六尺



三舖 平河橋 澗河 黃浦

廟灣

柳浦 伏虎 全家窪 賈家窪 劉家窪 馬家湖 飛家窪 高嶺 建儀 馬運 此司 戴亨 星家 此司

海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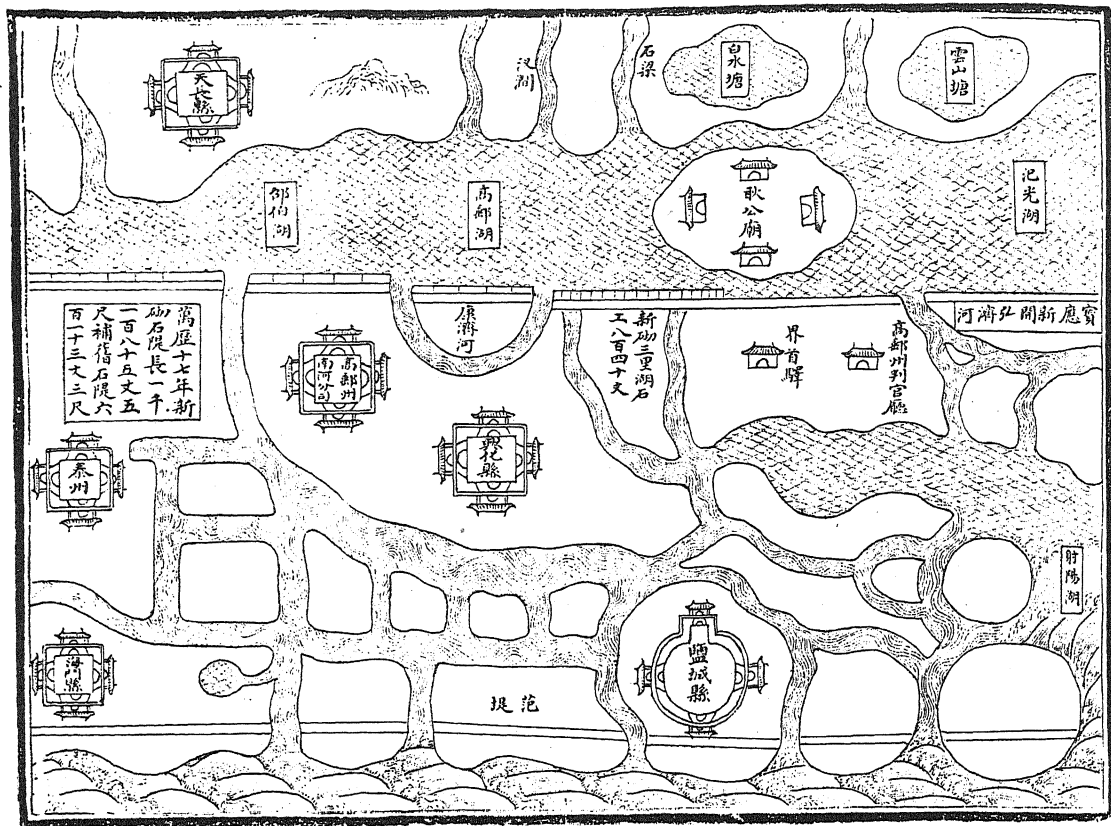
淮手港 五港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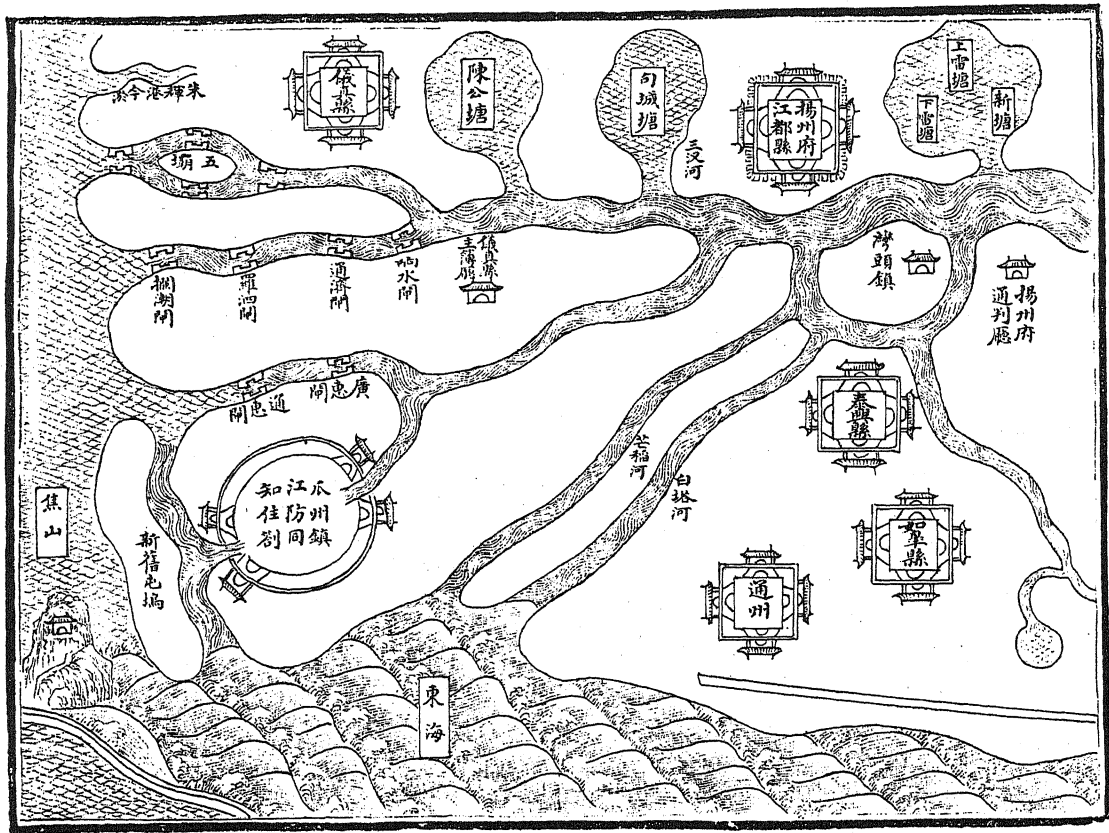


頭舖

亦安廟

河家廟





郭璞墓

楊子江

金山寺

玉岑

銀眼



亭江望

蘇山

焦岡



鎮平山

閩外江灘橫直各  
二十丈可以藏舟

河月

河漢三



河月

利沙橋

湖江港



甘露寺

橋門西 橋門西 橋門西

江南丹陽丹徒帶原  
無水源藉江為源溯  
長則開宗開以放舟湖  
落則下板以蓄水若水涸  
舟膠則丹徒開亦係通江  
支河放水可濟湖水既  
落車舟亦可須臨時封  
酌施行

鎮江府至丹  
陽縣九十里

三琴



丹陽迤北運渠原無米流全  
藉江湖通運潮大則盈湖小  
則涸惟有練湖一區若可引  
薄但亦無泉源夏秋注而注  
漚成湖遇亢旱涸乾湖亦乾  
矣且湖水入漕勢皆同是相濟  
甚無益也

孟家橋 水居橋 丁卯橋 鐵索港 海會橋 上夫口 焦湖口 新豐鎮

豬婆灘把多流  
沙易於壅於年  
例挑濟此處為  
最又新家墳丁  
卯橋金函亦惠  
孤濟俱應加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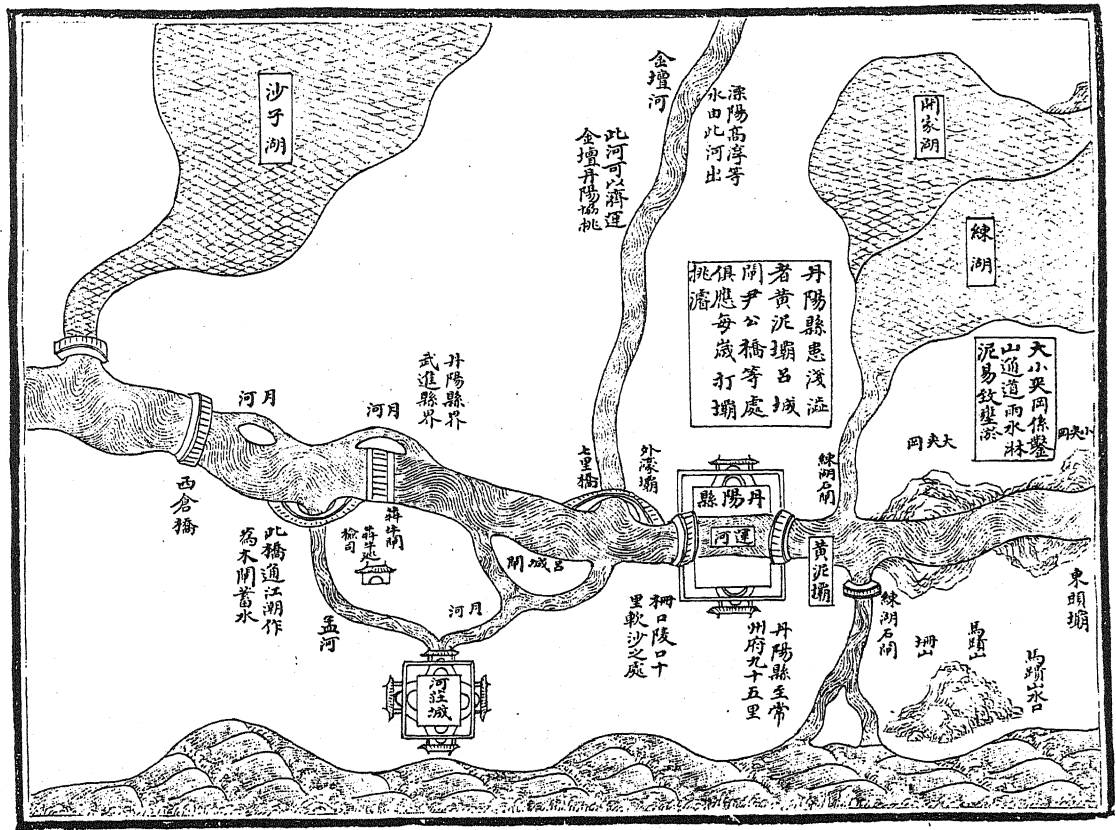
丹徒鎮漕水開  
蓋設以減運河  
之水也然亢旱  
之時每日潮長  
入漕亦可濟運  
看退小亦亦燥

新家墳

天海

萬壽山 萬壽山 萬壽山





沙子湖

金壇河

此河可以濟運  
金壇丹陽協挑

漆陽高海等  
水由北河出

開家湖

練湖

丹陽縣患淺澁  
者黃泥壩呂城  
開尹公橋等處  
俱應每歲打壩  
挑澆

大小吳岡係鑿  
山通道雨水林  
泥易致壅淤

丹陽縣界  
武進縣界

河月

河月

西倉橋

此橋通江湖作  
為木閘蓄水

孟河

土壩橋

外濠壩

丹陽縣  
丹河運  
黃泥壩

開城呂

河月

丹河城

柳口陵口十  
里軟沙之處

丹陽縣至常  
州府九十五里

練湖石閘

練湖石閘

東頭壩

馬蹄水口

馬蹄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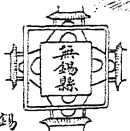
常州府至無錫縣九十里

宜興九里河之水出潯運道宜深銀艘由此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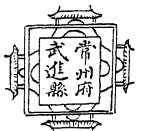
武進縣惠溪溢者惟迤子口至東倉橋一帶相龍嘴大



錫山



無錫縣



武進縣

黃埠墩

無錫縣至蘇州府九十里

寒山寺

花門村橋

江村橋

望亭

明倫橋

錫山屏

望亭巡檢司  
無錫縣界  
長洲縣界  
白鶴舖

宜興河

洛社橋

橫林橋

白家橋

新橋

東倉橋

大橋

吊橋

南塔滄橋

北門橋

鈔關浮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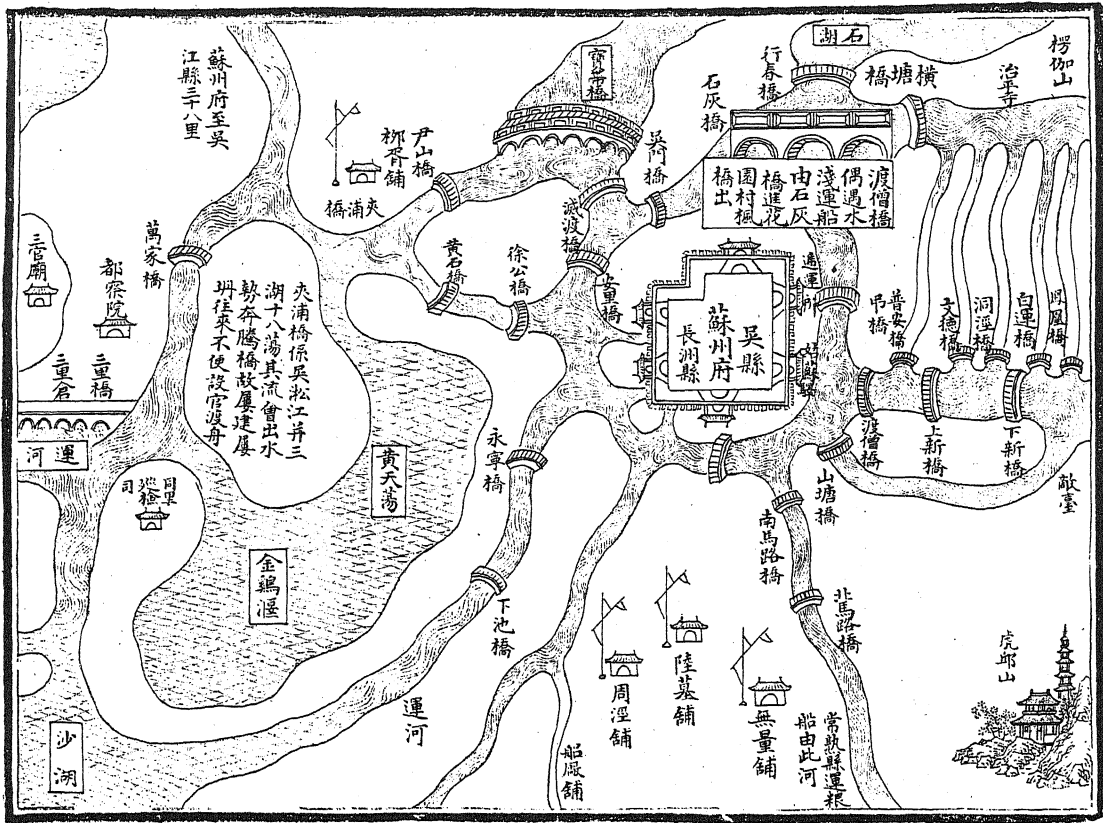
高橋巡檢司

江陰河

江陰河

鵝肚蕩

五牧



蘇州府至吳江縣三十八里

夾浦橋係吳松江并三湖十八蕩其流會出水勢奔騰橋故屢建屢坍往來不便設官渡舟

蘇州府  
吳縣  
長洲縣

沙湖

虎邱山

真武堂

常熟縣運糧船由此河

湖鹿山

湖太

文帝廟

吳江縣

垂虹亭

四賢祠

方塔寺

松陵壁

觀瀾亭

甘泉橋  
長老鋪  
長老橋

雙里鋪

湖州府運道

平望驛

松江府併

白龍橋

澉浦橋

澉浦鋪

運河

吳松江

先朝海運由此出太倉劉家

崑山太倉嘉定運糧船由此河

吳江縣至浙江  
嘉興府秀水縣  
四十九里  
平望驛

此係苕苕二水成河  
湖州府糧運由此出  
平望驛至蘇州

界石

開店橋

修葺亭

五重亭

金梅鋪

百步橋

敵臺

青山廟鋪

青巡檢司

北麓橋

此內船運府各江

太浦橋

平望驛前  
甚淺每年  
加工疏濬

河支縣善嘉通

河支縣湖平通

直隸松江府糧運  
由此船

通海鹽支河

項家匯

西麓橋

嘉禾通運所

嘉興府  
嘉興縣  
秀水縣

瑞平跨塘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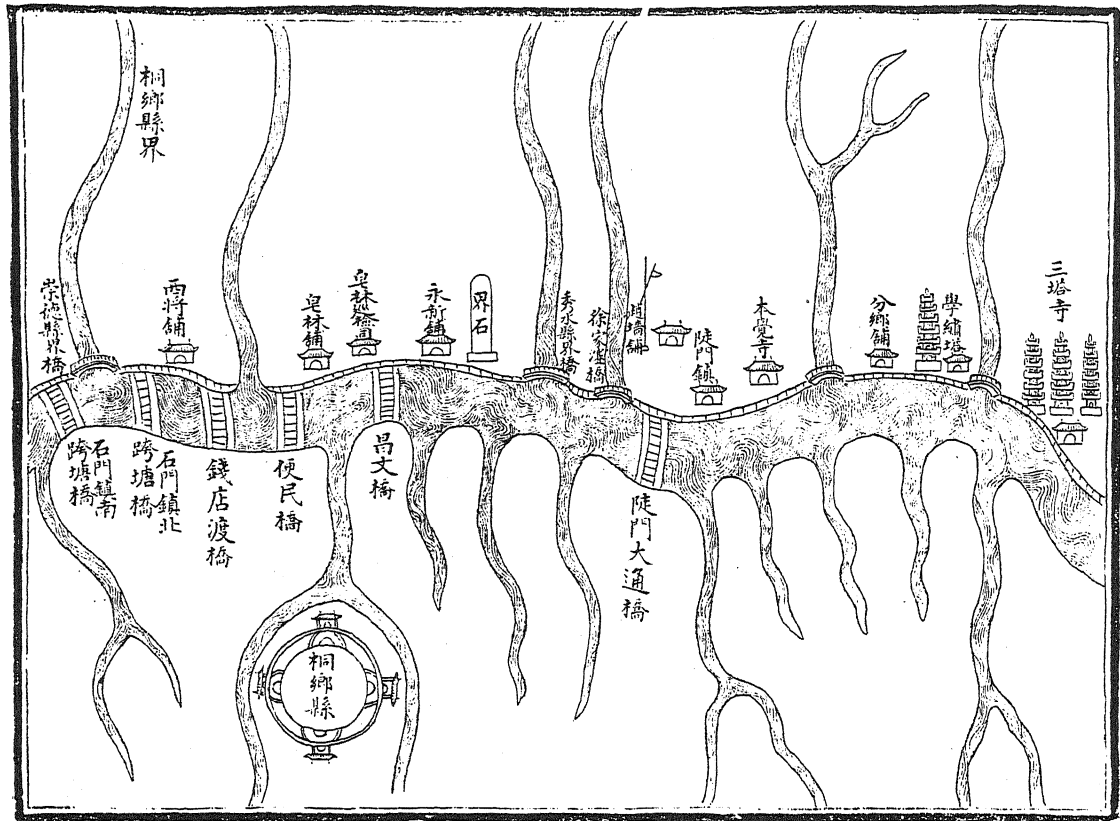
宣公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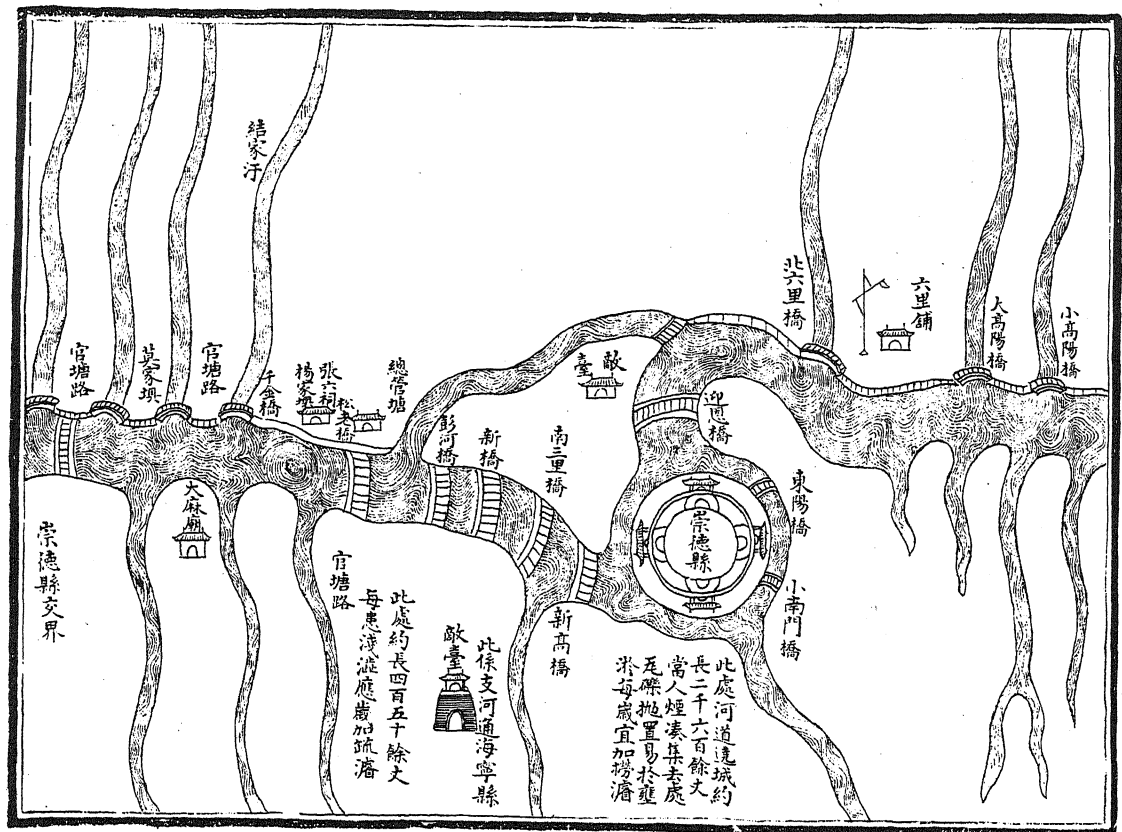
青第一閘

青第二閘

青第三閘

敵臺





崇德縣交界

大麻壩

結家汙

官塘路

黃家壩

官塘路

千金橋

楊家壩

張公祠

總管塘

彭河橋

新橋

南重橋

敵臺

迎恩橋

東陽橋

小南門橋

北六里橋

六里鋪

大高陽橋

小高陽橋

官塘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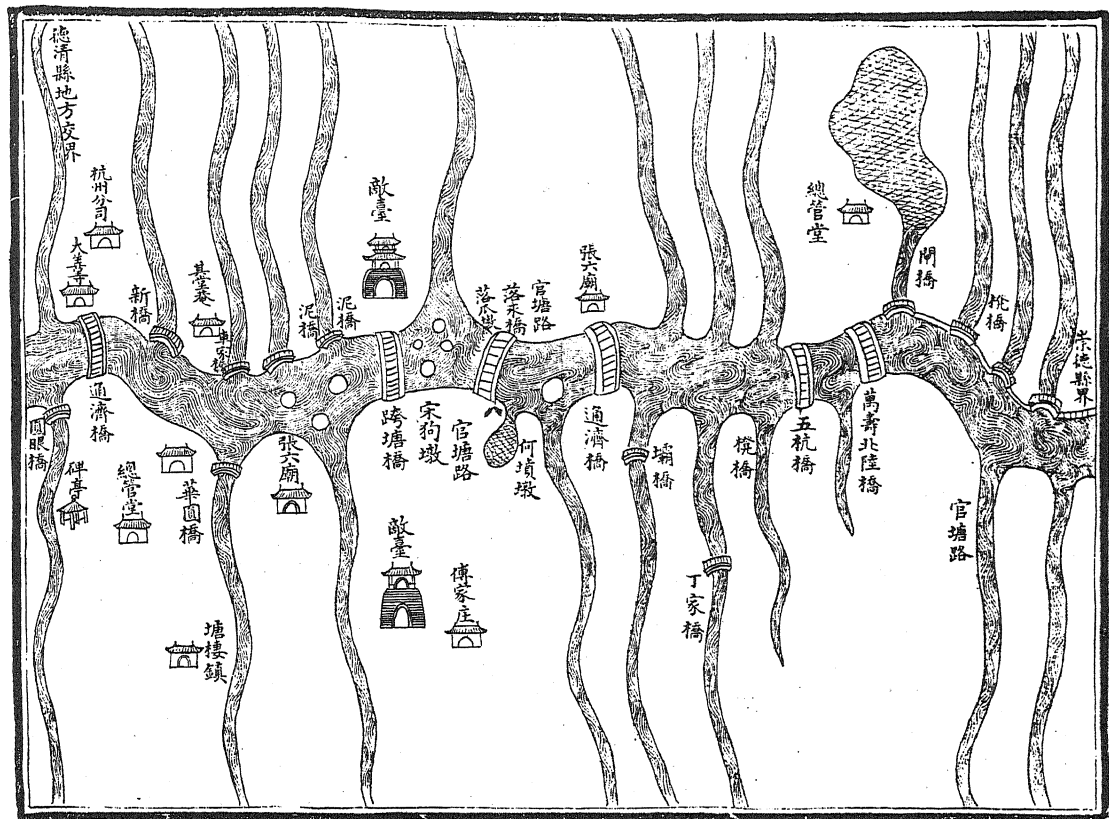
此處約長四百五十餘丈  
每患洩溢應慮加疏濬

敵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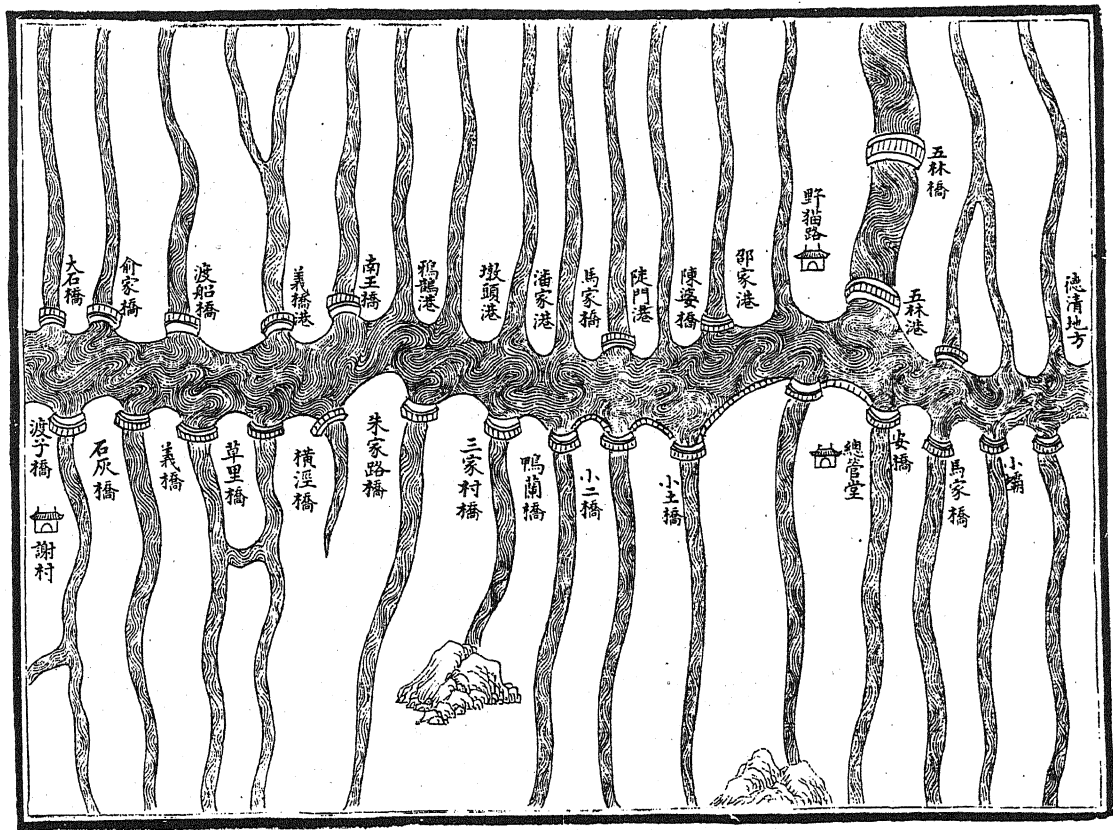
此係支河通海寧縣

新高橋

此處河道遠城約  
長二千六百餘丈  
當人煙湊集老處  
瓦礫拋置易於壅  
淤每歲宜加撈濬







德清地方

五林橋

五林港

野猫路

邵家港

陳婆橋

陡門港

馬家橋

潘家港

墩頭港

鴉橋港

南王橋

義橋

渡船橋

俞家橋

大石橋

小菊

馬家橋

安橋

總管堂

總管堂

小主橋

小二橋

鴨蘭橋

三家村橋

朱家路橋

橫溪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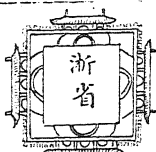
草里橋

義橋

石灰橋

渡字橋

謝村



浙省運河之水發源於天目  
出臨安餘杭經德清海寧  
崇德桐鄉秀水嘉興以達  
於直隸吳江縣或遇天道  
亢陽則崇德縣之石門鎮  
以至松老橋桐鄉縣之皇林  
秀水縣之陡門等處流沙  
礫壅滯海淺每歲須加挑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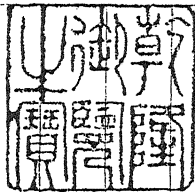


方地縣和仁

黃河發源于星宿海繞崑崙歷積石越西域踰闕陝山  
西河南經豐碭出徐州始為運道會泗沂之水壇蛻而  
至清河縣之清口又名南河口會淮而東經安東縣以  
入于海此黃河之大較也以運河言之由浙江至張家  
灣凡三千七百餘里自浙至蘇則資苔雲諸溪之水常  
州則資宜溧諸山之水至丹陽而山水絕則資京口所  
入江湖之水水之盈涸視潮之大小故裏河每患淺澁  
云自瓜儀至淮安則南資天長諸山所瀦高寶諸湖之

水西資清口所入淮黃二河之水俱由瓜儀出江故裏  
河之深淺亦視兩河之盈縮焉由清口至鎮口閘則資  
黃河與山東汶泗之水由鎮口閘以至臨清則資汶泗  
之水即泰安萊蕪徂徠諸泉也然汶河由南旺南北分  
流並濟故天旱泉微每苦不足由臨清至天津則資汶  
河與漳衛之水由直沽入海而自天津至張家灣則資  
潞河白河桑乾諸水矣此運河之大畧也若江西湖廣  
運艘俱由長江入儀真閘止有風波之險而無淺澁之

虞此又在運道之外矣



河防一覽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河防一覽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吳裕德

謄錄監生臣韓淮

欽定四庫全書

河防一覽卷二

河議辨惑

明 潘季馴 撰

或有問於馴曰河有神乎馴應之曰有問者曰化不可測之謂神河決而東神舍西矣河決而南神舍北矣神之所舍孰能治之馴曰神非他即水之性也水性無分於東西而有分於上下西上而東下則神不欲

決而西北上而南下則神不欲決而北間有決者必其流緩而沙墊是過潁在山之類也挽上而歸下挽其所不欲而歸于其所欲乃所以奉神非治神也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道即神也聰明正直之謂神豈有神而不道者乎故語決為神者愚夫俗子之言慵臣慢吏推委之詞也問者曰彼言天者非與馴曰治亂之機天實司之而天人未嘗不相須也堯之時泛濫於中國天未厭亂故人力未至而水逆行也



使禹治之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人力至而天心順之也如必以決委之天數既治則曰玄符效靈一切任天之便而人力無所施焉是堯可以無憂禹可以不治也歸天歸神誤事最大故馴不敢首白之也或有問於馴曰宋歐陽修有云黃河已棄之故道自古難復而馴之見舍復故道之外無有也無乃不可乎馴應之曰修之言未試之言也且但云難復非不可復也馴嘗考之史曰漢元光中河決瓠子注鉅野後

二十餘年武帝自臨決河沉璧投馬羣臣負薪塞之  
復禹舊跡而梁楚之地無水災云夫禹舊跡非故道  
乎堙淤二十餘載而一塞決即復通之何云故道不  
可復乎且卽以神禹治水言之九河曰䟽濟漯曰淪  
汝漢曰決淮泗曰排傳者曰䟽通也淪亦䟽通之意  
排決皆去其壅塞也固未嘗有開鑿之說故孟子謂  
之行所無事而他日告公都子者有曰禹掘地而注  
之海傳者恐人以掘為疑卽解之曰掘地掘去壅塞

也蓋天地開闢之初即有百川四瀆原自朝宗于海  
高卑上下脉絡貫通原不假于人力歲久湮淤至堯  
時泛濫之極禹不過審其高卑上下之勢去其壅塞  
湮淤之處以復天地之故道耳固未常躬掘一河也  
吾人知識不逮神禹遠甚乃欲舍故道而另鑿一河  
可乎禹無論矣即如賈魯治河亦以復故為主傳記  
可考也且自我朝以來徐邳之間屢塞屢通如以故  
道為不可復則徐邳久為陸矣藉令欲棄故道而鑿

新河無論其無所也即使得便宜之地而鑿之人力能使闊百丈以至三百丈深三四丈以至五六丈如故河乎即使能之將置黃河於何地乎如不可置黃河何擇於新故故則淤新則不淤馴不得而知也盡信書不如無書修言不足信也

或有問於馴曰沙墊底高之說何如馴應之曰河底甚深沙墊則高理所有也然以之論於旁決之時則可非所論於河水歸漕之後也蓋旁決則水去沙停其

底自高歸漕則沙隨水刷自難墊底但沙最易停亦  
易刷即一河之中溜頭趨處則深平緩處則淺此淺  
彼深總不出我範圍此挽水歸漕之策必不可緩而  
欲挽水者非塞決築隄不可也宋臣蘇軾呂梁詩云  
坐觀入市卷閭井吏民走盡餘王尊歲寒霜重水歸  
壑但見屋瓦留沙痕則比時黃河之水固嘗入市而  
河流之沙高於屋矣自宋迄今墊而䟽疏而墊者不  
知其幾豈可以此而遂欲棄故河哉故沙墊底高者

乃故道難復之根而故道難復者乃別尋他道之根  
此說最為膏肓之疾治河者宜審之

或有問於馴曰河以海為壑自海嘯之後沙塞其口以  
致上流遲滯必須疏濬或別尋一路另鑿海口之為  
得也馴應之曰海嘯之說未之前聞但縱有沙塞使  
兩河之水順軌東下水行沙刷海能逆之不通乎蓋  
上決而後下

關

難於重拂而以水勢度之二三年間恐當復歸正河  
姑俟之可也

或有問於馴曰賈讓有云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  
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故禹之治水以  
導而今治水以障何也無乃止兒啼而塞其口乎馴  
應之曰昔白圭逆水之性以隣為壑是謂之障若順  
水之性隄以防溢則謂之防防之者乃所以導之也  
河水盛漲之時無隄則必旁溢旁溢則必泛濫而不

循軌豈能以海為壑耶故隄之者欲其不溢而循軌以入於海也譬之嬰兒之口旁潰一癰久之成漏湯液旁出不能下咽聲氣旁泄不能成音久之不治身且稿矣何有於口故河以海為口障旁決而使之歸於海者正所以宣其口也再考之禹貢云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傳曰九州之澤已有陂障而無決潰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則禹之導水何嘗不以隄哉弗之考耳問者曰隄以防水似矣水高隄高不



將隆隄於天乎馴曰若謂隄之外即水耶隄外為岸  
岸下為河平時水不及岸隄若贅疣伏秋異常之水  
始出岸而及隄然或三日或五日或七日或旬日即  
復落歸於漕馴隄成之後逾十年矣未嘗有分寸之  
加何須隆之於天也

或有問於馴曰賈讓有云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  
衝者治隄歲費且萬萬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  
之民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尺寸之地哉

此策可施於今否馴應之曰民可徙也歲運國儲肆  
百萬石將安適乎問者曰決可行也馴曰崔鎮故事  
可考也此決最大越三四年而深丈餘者僅去口一  
二十丈間稍入坡內止深一二尺矣蓋住址陸地非  
若沙淤可剝散漫無歸之水原無漕渠可容且樹椿  
基礫在在有之運艘僥倖由此者往往觸敗豈可恃  
為運道且運艘經行之處雖裏河亦欲築隄以便牽  
挽乃可令之由決乎然則賈讓中策所謂據堅地作

石隄開水門旱則開東方下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  
高門分河流何如馴曰河流不常與水門每不相值  
或併水門而淤漫之且所溉之地亦一再歲而高矣  
後將何如哉矧旱則河水已淺難於分溉潦固可泄  
而西方地高水安可往丘文莊謂古今無出此策夫  
乃身未經歷耶劉中丞問水集中言之甚詳蓋名言  
也惟宋任伯雨曰河流混濁淤沙相半流行既久迤  
邐淤澱久而決者勢也為今之策止宜寬立隄防約

欄水勢使不大段湧流耳此即馴近築遙隄之意也  
故治河者必無一勞永逸之功惟有救偏補弊之策  
不可有喜新炫奇之智惟當收安常處順之休毋持  
求全之心苛責於最難之事毋以東濕之見強制乎  
巨測之流毋厭已試之規遂惑於道聽之說循兩河  
之故道守先哲之成矩便是行所無事舍此他圖即  
孟子所謂惡其鑿矣

或有問於馴曰黃淮原為二瀆今合而為一矣而自崑

崙十溪萬派如涇渭沁汴諸河與山東諸泉復合之  
又何怪其溢也為今之計莫若多穿支河以殺其勢  
何如馴應之曰黃流最濁以斗計之沙居其六若至  
伏秋則水居其二矣以二升之水載八升之沙非極  
汎溜必致停滯若水分則勢緩勢緩則沙停沙停則  
河塞河不兩行自古記之支河一開正河必奪故草  
灣開而西橋故道遂淤崔鎮決而桃清以下遂塞崔  
家口決而秦溝遂為平陸近事固可鑒也問者曰禹

疏九河何如馴曰九河非禹所鑿特疏之耳蓋九河  
乃黃河必經之地勢不能避故仍疏之而禹仍合之  
同為逆河入於海其意蓋可想也然則如賈讓所云  
多穿漕渠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可乎馴曰此法  
行於上源河清之處或可若蘭州以下水少沙多一  
灌田中禾為沙壓尚可食乎然則淮清其可分矣馴  
曰引淮而西其勢必與黃會引淮而東則與決高堰  
而病淮揚無異也蓋河水經行之處未有不病民者

向有欲自盱眙鑿通天長六合出辰埠入江者無論  
中亘山麓必不可開而天長六合之民非我赤子哉  
且所藉以敵黃而刷清口者全淮也淮若中潰清口  
必塞運艘將從何處經行弗之思耳更有一節尤為  
可慮清口北與黃會乃祖陵之水口也若從東再添  
一口使淮水反跳而去大為堪輿家所忌臣子何忍  
為之

或有問於馴曰治河之法凡三疏築濬是也濬者挑去

其沙之謂也疏之不可奚不以濬而惟以築乎馴應之曰河底深者六七丈淺者三四丈闊者一二里隘者一百七十八丈沙飽其中不知其幾千萬斛即以十里計之不知用夫若干萬名為工若干月日所挑之沙不知安頓何處縱使其能挑而盡也隄之不築水復旁溢則沙復停塞可勝挑乎以水刷沙如湯沃雪刷之云難挑之云易何其愚何其拘也問者曰昔人方舟之法不可行乎馴曰湍溜之中舟難維繫而



如飴之流寓坎復盈何窮已耶此但可施於閘河而非所論於黃河也

或有問於馴曰淮不敵黃故決高堰避而東也今馴復合之無乃非策乎馴應之曰禹貢云導淮自桐栢東會於泗沂東入於海按泗沂即山東汶河諸水也歷徐邳至清口而與淮會自宋神宗十年七月黃河大決於澶州北流斷絕河遂南徙合泗沂而與淮會矣自神宗迄今六百餘年淮黃合流無恙乃今遂有避

黃之說耶夫淮避黃而東矣而黃亦尋決崔鎮亦豈  
避淮而北乎蓋高堰決而後淮水東崔鎮決而後黃  
水北隄決而水分非水合而隄決也問者曰茲固然  
矣數年以來兩河分流小潦即溢今復合之溢將柰  
何馴曰水分則勢緩勢緩則沙停沙停則河飽尺寸  
之水皆由沙面止見其高水合則勢猛勢猛則沙刷  
沙刷則河深尋丈之水皆由河底止見其卑築隄東  
水以水攻沙水不奔溢於兩旁則必直刷乎河底一

定之理必然之勢此合之所以愈於分也

或有問於馴曰河既隄矣可保不復決乎復決可無患乎馴應之曰縱決亦何害哉蓋河之奪也非以一決即能奪之決而不治正河之流日緩則沙日高沙日高則決日多河始奪耳今之治者偶見一決鑿者便欲棄故覓新懦者輒自委之天數議論紛起年復一年幾何而不至奪河哉今有遙隄以障其狂有減水壩以殺其怒必不至如往時多決縱使偶有一決水

退復塞還漕循軌可以日計何患哉往事無論矣即如萬曆十五年河南劉獸醫等隄共決十餘處淮安河決范家口天妃壩二處上厯宵旰特遣科臣督築築後即成安流此其明徵矣故治河者惟以定議論闢紛更為主河決未足深慮也

或有問於馴曰隄以遙言何也馴應之曰縷隄即近河濱東水太急怒濤湍溜必至傷隄遙隄離河頗遠或一里餘或二三里伏秋暴漲之時難保水不至隄然

出岸之水必淺既遠且淺其勢必緩緩則隄自易保也或曰然則縷可棄乎馴曰縷誠不能為有無也宿遷而下原無縷隄未嘗為遙病也假令盡削縷隄伏秋黃水出岸淤留岸高積之數年水雖漲不能出岸矣第已成之業不忍言棄而如雙溝辛安等處縷隄之內頗有民居安土重遷姑行司道官諭民五月移住遙隄九月仍歸故址從否固難強之然至危急之時彼亦不得不以遙隄為家也問者曰縷不去則兩

隄相夾中間積潦之水或縷隄決入黃流何由宣泄  
馴曰水歸漕無難也縱有積滯秋冬之間特開一缺  
放之旋即填補亦易耳若無格隄處所積水順隄  
直下仍歸大河猶不足慮矣

或有問於馴曰遙隄之築是矣而直河至古城一帶何  
以不築馴應之曰此地俱隸宿遷內有落馬侍丘等  
湖湖外高岡環繞乃天然遙隄也黃水暴漲則灌入  
諸湖黃水消落則諸湖之水隨之而出已經題覆如

後不敢贅也問者曰桃清二縣之北亦有諸湖聯絡何以築之馴曰湖與宿同而湖外皆係窪地水從五港灌口出海故崔鎮一決而桃清遂涸此則與宿異耳問者曰止築北岸而南岸自馬廠坡而下何以不築馴曰此處岸外即係淮河勢能敵黃黃水泛濫未免灌入黃落仍歸故渠不能奪河故不築也

或有問於馴曰兩隄並峙重門禦暴又何需於減水壩也與其多費以築減水之壩寧若留決之為愈乎且

與支河何異也馴應之曰防之不可不周慮之不可不深異常暴漲之水則任其宣泄少殺河伯之怒則隄可保也決口虛沙水衝則深故掣全河之水以奪河壩面有石水不能汕故止減盈溢之水水落則河身如故也俱建於北岸者欲其從灌口入海也問者曰今四壩何以不洩水也無怪乎議者之欲毀也馴曰初創之時伏秋水洩喧聲若雷日久河深深則可容異常之水何嘗不洩特不常也且所謂減水壩者



減其盈溢之水也不溢則已何必減為留之以待異常之水可也今將都給事中常勘覆原題附載集中一停拆三壩以保成功查得萬歷七年談總督潘經畧兩河塞決固隄慮縷隄束水太急恐有奔潰也遠創遙隄以廣容納又慮遙隄洶滴不洩恐有啮刷也初建滾水壩以便宣洩崔鎮徐昇季太等壩皆因地勢卑下使水易趨原以防異常之漲非以減平漕之水也數年以來束水歸漕河身漸深水不盈壩隄不

被衝此正河道之利矣議者欲將三壩再落用心良苦職量得崔鎮壩石頂去地僅二尺八寸視遙隄低七尺徐昇壩石頂去地僅二尺五寸視遙隄低七尺三寸李太壩石頂去地僅一尺視遙隄低八尺三寸臨水河岸離水面各八九尺一丈不等較之三壩各高三四尺不等是河岸甚高石壩原低每遇伏秋水高於岸即從各壩滾出其不得出壩者乃不得出岸者也欲分水勢壩可拆矣一帶河岸可盡削耶據鄉

民畢九臯馮吉趙倫等訴稱壩外水鄉漸成膏腴逃徙之民近方歸業若欲將壩改拆二層是為無壩先年河從此決又可虞矣酌之事勢仍舊為便已經工部覆奉欽依訖

或有問於馴曰高家堰之築淮揚甚以為便而泗州人苦其停蓄淮水何也馴應之曰此非知水者之言也夫高堰居淮安之西南隅去郡城四十里而近堰東為山陽縣之西北鄉地稱膏腴堰西為阜陵泥墩范

家諸湖西南為洪澤湖淮水自鳳泗來合諸湖之水  
出清口會黃河經安東縣出雲梯關以達於海此自  
禹迄今故道然也堰距湖尚存陸地里許而淮水盛  
發輒及堰秦周以前無考矣史稱漢陳登築堰禦淮  
至我朝平江伯陳瑄復大葺之淮揚恃以為安者二  
百餘年歲久剝蝕而私販者利其直達以免關津盤  
許往往盜決之至隆慶四年大潰淮湖之水潞洞東  
注合白馬汜光諸湖決黃浦八淺而山陽高寶興鹽

諸邑匪為巨浸每歲四五月間淮陰畚土塞城門穴  
竇出入而城中街衢尚可舟也淮既東黃水亦躡其  
後濁流西泝清口遂堙而決水行地面宣洩不及清  
口之半不免停注上源而鳳陽壽泗間亦成巨浸矣  
故此堰為兩河關鍵不止為淮河隄防也馴戊寅之  
夏詢之泗人曰鳳泗之水畜於高堰未決之前乎抑  
既決之後也僉曰高堰決而後畜也清口塞於高堰  
未決之前乎抑既決之後也僉曰高堰決而後塞也

馴曰堰決而塞築則必通堰決而畜築則必達堰成而清口自利清口利而鳳泗水下馴何疑乎遂銳意董諸臣築之二月決工告竣而清口遂闢七月隄工告成而清口深闊如故八月河水大退高堰外水及隄址者僅一百五十丈餘皆乾地再詢泗州之水盡已歸漕膏腴可耕而泗州人士始謂高堰之當築矣問者曰然則每歲伏秋泗水何復漲也馴曰淮水發源於河南之桐栢山挾汝決窮潁肥濠等處七十二

溪之水至泗州下流龜山橫截河中卽祖陵賦中所云下口龜山不等間灣如牛角勢樣非凡者是也故至泗則湧譬之咽喉之間湯飲驟下吞吐不及一時扼塞其勢然也且淮漲於泗卽黃漲於河南徐邳也每歲伏秋皆然自古及今無異泗州水困黃過淮矣河南徐邳水困又誰過之乎蓋兩水發有先後各有消長泗人見牛未見羊耳再查萬曆六年以前黃決崔鎮而北淮決高堰而東西河風馬牛不相及矣而

泗州之告水災者無歲無之石護祖陵東麓及泗州  
護城隄皆其時也亦豈有黃過之乎今將考訂志傳  
卷牘中語開列於後

計開

一禹貢云導淮自桐栢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職按泗  
沂即山東汶河諸水也歷徐邳至清口而與淮會宋  
神宗後黃決而南遂併泗沂而與淮會矣故昔之東  
會于泗沂即今之東會于黃也



一中都志云淮河自五河東來經州城南東至清河口  
會泗水東入海職按泗即泗沂之泗清河口即清口  
也此與禹貢所云無異要之淮由清口入海自禹迄  
今故道今云清口板沙若門限然欲舍故道而出高  
堰似不可也

一地理心學云祖陵龍脉發自中條王氣攸萃前瀦水  
成湖作內明堂淮河黃河合襟作外明堂淮上九峯  
挿天為遠案黃河西繞元末東開會通河遶之而聖

祖生矣職按黃淮二河合襟謂之水會天心實祖陵  
鍾靈毓秀之喫緊處也今欲縱淮出高堰是分兩河  
為二道且過宮反跳為堪輿家大忌臣子何敢輕議  
一中都志與歐陽文集載宋臣歐陽脩先春亭記其畧  
有云景佑三年泗守張侯問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  
暴者曰暴莫大於淮明年春作城之外隄因其舊而  
廣之高三十三尺土實石堅捍暴備災可久而不壞  
又曰泗天下之水會也先時歲大水州幾溺張侯夏

守是州築隄以禦之今所謂因其舊者是也職按脩  
曰尤暴者莫大於淮則知淮之為暴於泗舊矣曰隄  
高三十三尺則知水之高矣大水幾溺州而先後州  
守惟以築隄為事則知禦淮之策舍隄之外無策矣  
今查泗州護城隄高不及宋三之一是今之水較宋  
為甚小矣再查黃河自宋神宗十年七月大決於澶  
州北流斷絕河遂南徙合南清河而入於淮而先臣  
丘濬大學衍義補曰此黃河入淮之始則仁宗景佑

三年黃河尚未會淮業已為泗州暴矣今乃歸罪于黃或未可也

一查得泗州舊志載元知州韓居仁所撰淮水泛漲記內稱大德丁未夏五月淮水泛漲漂沒鄉村廬舍南門水深七尺止有二尺二寸未抵圈甌頂城中居民驚懼因考宋辛丑之水大此二尺丙寅小此二尺今取高低尺寸刊之於石以後水漲官民視此勿驚懼云職按韓居仁記此以慰泗州官民令其勿驚勿懼

良工之心可謂獨苦且以州守載州事必無不真者  
夫云漂沒鄉村廬舍未抵城門圜甑頂者止二尺二  
寸宋辛丑之水大此二尺則已抵城門圜頂無疑矣  
宋元泗州水患景象如此此與歐陽文忠公所云暴  
莫大於淮州幾溺者可為互相參考此時已有高堰  
官民何不請毀如其無堰則水漲與堰無預矣今乃  
歸罪於堰不亦過乎

一嘉靖十四年先任總理河道都御史劉天和題勘議

都御史朱裳所請祖陵東西南三面量築土隄以障  
泛溢內開行據直隸兵備僉事李宗樞呈稱據泗州  
知州李天倫留守司僉書指揮僉事張佑鳳陽府知  
府劉佐泗州衛掌印指揮同知張鏜并奉祀朱光道  
等伏瞻祖陵在泗州城東北相距一十三里坐北向  
南地俱土岡其岡西北自徐州諸山發脉經靈璧虹  
縣逶迤起伏數百里而來會秀含靈至茲聚止陵北  
有土岡聯絡倚負南有小岡橫亘依憑小岡之北間

有溪水漲流先年置橋利涉凡謁陵官員俱至此下馬是西北二面土岡聯屬永奠無虞其南面小岡之外即俯臨沙湖西有陡湖之水亦匯於此沙湖之南為淮河自西而來環繞東流上有塔影蘆湖龜山韓家柯家等湖但遇夏秋淮水泛漲則西由黃岡口東由直河口瀰漫漫溢與前項湖河諸水通連會合間或渰及岡足及下馬橋邊惟正德十二年大水異常漲至陵門遂侵墀陛此則曠百年而一見也今欲遵

奉原題東西南三面量築土隄一節職等淺見欲自  
下馬橋邊及林木左右築隄則板築震驚鋪斧掘伐  
關係匪細固非職等所敢輕議欲自陵前平地築隄  
則積水長盈羣工難措抑且遠無所禦近有所妨亦  
非職等所敢輕議又欲東自直河口西自黃岡口上  
下五十餘里間遠築圍繞但恐此隄一成淮河一時  
泛漲之水雖稍能障蔽傍溢而陵前湖河諸水又將  
阻遏北侵名雖防河實則蓄水遠流未及為患而近



水先有可憂者矣尤非職等所敢輕議也又據匠役  
王良等量得自淮河見流水面至岸地北水高七尺  
又自岸至下馬橋邊地高八尺四寸橋邊至陵門地  
高六尺陵門地至陵地高一尺七寸共高二丈三尺  
一寸况基運山雖俱土岡百餘年來每歲水溢未聞  
衝決寔我三祖陵寢萬年根本之地百祥肇始之區  
委的事體重大未敢遽擬等因到職隨訪職公同各  
官恭詣祖陵伏瞻環仰博訪備詢亦與各官會議相

同竊惟祖陵數百年來奠安已久今一旦添築土隄雖水患固當預防而工役豈宜輕動委的事體重大非職等所敢輕議等因職按前疏係嘉靖十四年所題地勢水勢頗為明悉據稱陵地迴高二丈三尺一寸則雖極大之水亦無高出玄宮者且陵前湖河諸水向來伏秋漲溢如此要知非築高堰後

關

一 關

宋唐具題蒙南

京工部委主事郭子章前來會同潁州兵備道勘得

水勢洶湧風浪衝擊崖岸逐漸坍塌逼侵栢林包砌石工計長二百二十六丈至萬歷五年工完等因及查巡按邵亦於此時行州將護城隄用石包砌至今賴之稱為邵公隄按前開工程皆職未任時事比時淮水竟從高堰決衝淮揚郡邑黃水從崔鎮決出五港入海兩河已不會于清口矣無堰可阻無黃可遏而其勢如此則今之水漲亦未可歸咎黃與堰也且比時更無別策惟有護隄一事毀堰之說委難輕議

或有問於馴曰高堰之築是矣而南有越城并周家橋  
淮水暴漲從此溢入白馬湖寶應縣湖水遂溢此與  
高堰之決何異馴應之曰馴與司道勘議已確籌之  
熟矣其不同者有三而其必不可築者一夫高堰地  
形甚卑至越城稍亢越城迤南則又亢故高堰決則  
全淮之水內灌冬春不止若越城周家橋則大漲乃  
溢水消仍為陸地每歲漲不過兩次每溢不滿再旬  
其不同一也高堰逼近淮城淮水東注不免盈溢漕

渠圍遶城廓若周家橋之水即入白馬諸湖容受有地而淮城晏然其不同二也淮水從高堰出則黃河濁流必遡流而上而清口遂淤今周家橋止通漫溢之水而淮流之出清口者如故其不同三也當淮河暴漲之時正欲藉此以殺其勢即黃河之減水壩也若併築之則非惟高堰之水增溢難守即鳳泗亦不免加漲矣然則即於周家橋疏鑿成河以殺淮河之勢何如馴曰漫溢之水不多為時不久故諸湖尚可

容受若疏鑿成河則必能奪淮河之大勢而淤塞清  
口泛溢淮揚之患又不免矣况私鹽商舶由此直達  
寧不壞鹺政而虧清江板閘之稅耶

或有問於馴曰向來河堤之決人皆歸罪於河之猖獗  
隄不能障有之乎馴應之曰河勢自無不猖獗者譬  
之狂酋悍敵環城而攻惟在守城者加之意耳往事無  
論矣即如近歲范家口之隄汕刷者十八管河官置  
之若棄人以告者輒重笞之能無決乎決後官夫避

罪輒委之于河而上官亦恐以此得罪議論紛起而河之罪不可解矣譬之孟中之水至靜也執事者不戒于孟偶損一隙則水必從隙迸出主人不以治孟而以罪水寃哉水乎良可嘆也

或有問於馴曰老黃河之說何如馴應之曰老黃河之說吾未之前聞也考之郡志止有大清河小清河註云即泗水之末流源出泰安州至縣西北三汉口分為二河大清河由治東北入淮小清河由治西南入

淮是黃未會淮之時泗沂之水或經於此並無所謂  
老黃河者今據淮人云自桃源縣三義鎮經毛家溝  
漁溝等處出大河口謂之老黃河故道殊不知大河  
口去見行清口僅五里許至此復與黃會何能遽殺  
清浦泗州水勢若如近議欲改從葉家衝周伏三莊  
瓦子灘入顏家河則自漁溝而北又非老黃河故道  
矣深濶須照見行之河方能改舊無論開掘之難工  
費之鉅而開通之後自三義鎮迤東一帶河道必至



淤塞運艘豈能飛渡矧泗州之水自古及今皆然誌  
傳開載甚明所謂老黃河者去泗二百餘里去清口  
亦四十餘里豈能遠泄泗州之水此言甚易惑人既  
非志乘有據之言又非合衆通方之論執已見以淆  
國是如之何其可哉累經勘議並未有考訂詳確闡  
發明悉者若知泗州伏秋淮水之漲即如徐邳河南  
每歲黃河之漲必不可免止宜隄防則其議自息矣  
其說詳具淮黃交會白

或有問於馴曰昔年徐呂二洪恠石嶙峋上浮水面湍激之聲如雷如霆舟觸之必敗今皆無聲行者若履坦途得非沙掩其上而然乎馴應之曰二洪本體甚高沙能掩之是無徐州矣徐洪於嘉靖二十年為主事陳穆所鑿呂梁洪於嘉靖二十三年為主事陳洪所鑿巉巖突屹之石一切削而平之剷而卑之今河中之迴瀾亭即洪基也又安望其有聲耶皆有碑志可考不必辯也載在古今稽證卷中

或有問於馴曰徐州城當伏秋水發之時河高於地以至城中雨水難洩人甚苦之柰何馴應之曰此不特徐州為然也濱河州縣皆有之如鳳陽之泗州河南之虞城等縣皆然至如河南省城則河面高於地面丈餘矣一城之命懸於護城一隄謹謹修守而已城中積水惟有車戽之法而土人頗不慣此墊土增高亦是良策而填築工費不貲官街衙舍尚可努力為之小民未必能辦若欲為長久之計則惟有比照宿

遷縣遷城事例而士民安土重遷未必樂從查得徐  
南地勢頗窪開濬一渠縱之由符離集出小河口亦  
一策也或曰黃河舊由新集經蕭縣薊門出小浮橋  
河水尚未至此今由石城出濁河皆係民間陸地原  
非河身來源既高故下流河底亦高耳馴曰否否自  
宋熙寧十年黃河南徙會淮水即高於地矣故蘇軾  
守徐時有入市巷閭井屋瓦留沙痕之說且河南來  
源未之有改而河流之高於省地也又何故哉此其

河勢地形高卑原自如此亦難強圖訝徐州者若知

河南省城形勢或自息喙矣

今從開渠之議積水盡洩詳見後疏

或有問於馴白清江浦一線之隄廣者不過三四十丈  
窄者僅二十餘丈兩河掃汕能無慮乎馴應之曰陳  
平江開鑿清江浦一帶通河濟運所留隄址原只如  
此問者曰何以徵之馴曰不觀車盤伍壩乎伍壩去  
河僅二十餘丈進船水溝每為濁流所淤常事撈漚  
如更廣也何以能車盤也今河由草灣清江浦淤沙

稍遠船遂不能進矣此正陳平江之妙用也又不觀之惠濟祠前之石隄乎乃宣德年間之所築也其廣亦不滿二十丈此古跡也豈亦剝削而然哉且各處遙縷隄面廣不過二丈餘尚欲恃以為固矧於二十丈者乃云不能守乎若每歲埽護之工及磯嘴壩之築則不可少耳

或有問於馴曰開復新集舊河之議何如馴應之曰此全河之利也查得黃河故道自虞城以下蕭縣以上

夏邑以北碭山以南由新集歷丁家道口馬收集韓家道口司家道口牛黃垆趙家園至蕭縣薊門出小浮橋此賈魯所復故道誠永賴之業也後因河南水患頗急另開一道出小河口意欲分殺水勢而不知河不兩行本河漸澁至嘉靖三十七年河遂北徙忽東忽西靡有定向行水之處即係民間住址陸地水不能刷衝不成漕雖一望茫然而深不及丈梁樓溝北陳等處不及二尺今大勢盡趨濁河小浮橋不過

十之一二矣夫黃河并合萬餘里間千溪萬派之水  
澎湃湍激勢若奔馬陡然遇淺形如檻限其性必怒  
奔潰決裂之禍馴恐不在徐邳而在河南山東耳水  
從上源決出則運道必至淺阻嘉靖二十年間河決  
亳州而二洪乾涸往事固可鑒也且濁河漫溢坡水  
皆由地面徐州以下之渠不能着底衝刷以致河水  
易盈隄防甚為難苦尤可慮也馴於萬曆六年具疏  
請復而河南山東當事之臣頗畏勞費會疏請止夫



欲復此河非百萬金不可委非細故然與其葺籬於  
亡羊之後似不若徹土於未雨之前也姑志之以為  
後日左券原題小疏具載集中

或有問於馴曰洳河膠河與海運之議何如馴應之曰  
二河之不可成備載勘議諸臣之疏一覽自悉然馴  
之意則謂不當辯其可成與否也假令膠洳告成海  
運無阻將置黃淮於不治乎亦將併治之也夫治河  
之策莫難於我朝而亦莫善於我朝蓋自元宋以前

惟欲避河之害而已故賈讓不與河爭之說為上策  
自永樂以後由淮及徐藉河資運欲不與之爭得乎  
此之謂難然以治河之工而收治漕之利漕不可以  
一歲不通則河不可以一歲不治一舉兩得乃所以  
為善也故元宋以前黃河或北或南曾無寧歲我朝  
河不北徙者二百餘年此兼漕之利也今欲別尋一  
道遂置兩河於不治則堯舜之時泛濫於中國者此  
河也縱使漕艘無阻民可得而食乎况膠河去河尚

遠若泃河必從直河沂河等處出口復與黃合而中段相隔之地近者僅三四里每歲水漲勢必漫入可不治乎如欲併治則張官置吏設夫備料歲費不貲一之不支其可再乎至於海運之說尤為支漫徃歲已有明鑑不必瀆陳卷帙萬歷五年十二月內節奉聖旨近來河淮為患民不安居朕何嘗一日不以為念先年以運道梗塞不惜重費欲別求一道以利轉漕乃議者謂治河即所以通漕遂降旨專責當事諸

臣著一意治河欽此大哉王言可為萬世著鑑馴又何容復贅問者曰夏鎮新河非別尋一道乎馴曰此河僅於閘河中直截一段至留城仍歸原河出茶城仍與黃會此與三沽舊河無異特欲避卑就高非棄黃河於不治也治河者審之

或有問於馴曰故道當循是矣然禹時河由大伾鉅鹿入北海今入南海矣豈故道乎馴應之曰河自宋神宗十年大決於澶州合南清河而入於淮南清河者

即泗沂之故道黃河經行五百餘年矣謂之非禹故道則可謂之非黃河之故道則不可如必欲復禹故道則歲漕四百萬石將安適乎膠柱而鼓瑟矣

或有問於馴曰濟睢河以為通運旁行一道且可殺河流也其說何如馴應之曰考之括地志云睢水首受浚儀縣浪蕩渠水東經取慮縣入泗過沛浚儀取慮二縣皆隸河南漕河圖志云宿遷縣小河在本縣東南十里源自開封府黃河來流經歸德州虹縣宿州

至睢寧縣東南流六十餘里至小河口以入漕河蓋括地志所載乃黃河入北海之時故止云睢水而不及黃河漕河圖志所載乃黃河南徙之後故直指黃河來流也淮安志云小河在宿遷東南十里以其淺狹故名查得弘治六年侍郎白昂曾導水自歸德小壩地方經睢寧至宿遷小河口入漕河此因河決河南之金龍口衝張秋勢甚危急故濬此河以殺水勢耳然不久遂淤蓋河不兩行徐邳之河與小河必無

並行者今自徐溪口迤北直至永城縣一帶俱成平  
陸復之亦頗不難但恐此河一開則徐邳必塞若徐  
邳不塞則此河必復為平陸且均一濁流也在徐邳  
大河則淤在新復之小河則不淤恐無是理也况小  
河口而南至清河縣尚有二百三十餘里假如近歲  
河決崔鎮挑清為塞不知南來運艘將從何路達睢  
河也問者曰止濬雙溝永涸湖一帶使艘從九里溝  
出小浮橋倘徐邳正河淤塞此不通而彼通可無阻

也馴曰此河原甚淺狹且湖水常盈濬工難施若正河淤塞黃水盡從此河則泛濫無歸非特牽挽無路而經行于樹橋基礎之間必至觸敗與由決何異也若正河不塞而此河僅分支流則徑由正河可也何必去夷就險為哉

或有問於馴曰改沁入衛以殺黃河之勢何如馴應之曰黃可殺也衛不可益也移此與彼不可也衛漳暴漲元魏二縣田地每被滄浸民已不堪况可益以沁



乎且衛水固濁而沁水尤甚以濁益濁臨德一帶必至湮塞不可也又問水集有引沁至長垣界經張秋出會通閘入運濟旱語亦未知沁之濁也一溝細渠寧能當此濁流乎沁可引黃亦可引矣

或有問於馴曰茶城之淺何如馴應之曰茶城為清黃交接處所黃強清弱故黃發必倒灌茶城與漕水相抵沙停而淤勢所必至然黃水一落則漕水隨之而出沙隨水刷仍復故渠亦勢所必至者但勿令漕水

中潰耳若因船隻少阻輒議改濬徒費財力無益也  
此在清河口直河小河口凡係清黃相接處皆然不  
獨茶城也萬歷九年諛中河郎中陳瑛移河口於茶  
城東八里許新建古洪內華二閘黃漲則閉閘以避  
淤黃退則啓閘以衝刷極為便利近於萬歷十六年  
工科都給事中常居敬請增建鎮口閘一座去河愈  
近衝刷愈易而本口無遺策矣已經題奉明旨永宜  
遵守可也

或有問於馴曰漕水之出鎮口閘者甚低故難敵黃被其倒灌而淤也今欲束之使高可乎馴應之曰漕水發源本不甚洪而昭陽微山呂孟諸湖水為潴蓄故出閘者愈少耳議者欲築西隄以障之中砌減水閘二三座漕盛則閉閘以防其洩漕涸則啓閘以藉其流或是一策但因無處取土司道勘議未決近據地方呈稱欲從滿家閘經荳腐店開出梁山鑿渠一道似或可行俟圖之

或有問於馴曰五塘蓄水濟運先年設有隄閘今皆圯矣可不復舉乎馴應之曰馴初至之時亦嘗銳意求復反覆行勘查得小新塘與雷公上下二塘相接西去揚州郡城十餘里水由淮子河入漕河句城塘西去揚郡幾三十里水徑奔儀直由嚮水閘出江四塘皆隸江都縣唐長史李襲譽所築也陳公塘隸儀直縣其水亦奔嚮水閘出江漢廣陵太守陳登所築也句城陳公二塘地形高阜水俱無源惟藉雨積小新

上下雷三塘受觀音閣後及上方寺後并本地高田  
所下之水而局面窄小蓄水無多故漢唐巨臣築塘  
積水以為溉田之計非以資運也今若慮漕渠淺涸  
借此水以濟之則應任其直下不宜築塘以障其流  
且冬春運河水淺彼先涸矣若慮湖水漲漫借此塘  
以障之則諸水皆從揚儀徑奔出江與諸湖了不干  
涉也如欲復前人之故業蓄水以溉高亢之田於民  
未必無益但民間承佃為田輸價不貲歲納之課亦

不貲必須盡行償貸築隄建閘費尤不貲必須大為處分矧田高之民欲積田窪之民欲洩築隄建閘之後盜決者多必須添設官夫防守當此勞費之後災傷之餘種種難於措辦故馴謂其是尚可緩也

或有問於馴曰徐南十餘里有長塔二山中間地甚平衍伏秋水漲正河從此分洩出磨臍溝會鰻蛤諸湖之水由董陳二溝出宿遷縣徐州庶幾少免漲溢今乃築隄障之大乃不可乎馴應之曰此未考也嘉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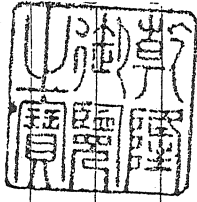
三十年河水由磨臍溝洩出正河遂奪工費不貲兩  
年始復故河萬歷十八年水去其八幾蹈覆輒築隄  
之後挽水歸漕河方深廣且塔山原有天然一壩減  
水三十餘丈長山新砌石壩減水四十餘丈水漲則  
洩水落歸漕隄何嘗阻遏之也

或有問於馴曰禹以治河稱神而自夏及商為年不甚  
久遠而盤庚遂有播遷之患至周定王五年以後則  
或南或北遷徙不常而馴欲以區區隄壩之工遂為

長久之策乎且自河南而上秦晉之間何嘗有隄哉  
任之而已馴應之曰成功不難守成為難使禹之成  
業世世守之盤庚不必遷也周定王以後河必不南  
徙也人亡歲久王迹熄而文獻無徵故業毀而意見  
雜出又何怪乎河之無常也至於秦晉之間則更有  
說山多土堅水難啗也地亢而曠運不資也河南為  
城廓所拘徐邳為運道所藉隄而東之勢不得已也  
世世守之世世此河也歲遠人亡道謀滋起馴不得



而知也



河防一覽卷二